

甘肅全省新通志

卷
卅
拾
捌

甘肅新通志卷之八十八

議

漢趙充國駁辛武賢議

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

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夷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夷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夷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兩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班勇西域議

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

臂遭王莽篡盜徵求無猷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譴責諸國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一

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

再對西

域議

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

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傲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成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

三對西域議

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

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它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

億置之虞詡涼州議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

而棄之涼州既棄既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

之甚者也嗚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

羌胡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

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

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

疽食侵淫而無應劭駁募兵鮮卑議君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

限極棄之非計應劭駁募兵鮮卑議君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

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甯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

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

卑五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

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

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

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嫌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

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

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

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

望倉卒

望也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唐崔融議

日戎狄為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眾困

郡掘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渡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

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

幣算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為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

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

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煙火相

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

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

敦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

權德輿世祖封不義侯議

先師曰惟器與名

不可度而北則伊西權德輿世祖封不義侯議先師曰惟器與名

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東漢世祖

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

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

謗獲罪反側怨望遂致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

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紆難爲心則當錄念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
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
君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子密
有便室之逆運其徂忍時伺卧寢遂使命懸僕隸倉卒授首及詣
闕也封爲不義侯愚以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亂罪不
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
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爲不足勸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
之義無乃異於是乎其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王父使與東漢
議罪孰甚焉况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爲刑賞
使天下陪臺廡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鼓
臣下叛援之源棄名器而汨彝訓且以憲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
不復至使桓靈不道山陽奪本其所以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
效
歟
酷吏傳議
謂全德不然則持已循性能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
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
作二傳以誠世爾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感焉都之爲中郎
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濟南守
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及其爲雁門守
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
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列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郡堅剛忠純始終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
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
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旣命舞文巧詆之徒
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沈命舞文巧詆之徒
目爲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
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
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涖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
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辨
之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爲失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恍然
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也故斐然成文
李

揆諡議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議曰李揆端莊溫潔廉

投刃無復肯綮歷諫曹左史司王言貳春官以至於平章大政在
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疵政姻族無倖人束帶
山立敷陳前志檢然而温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甚夷
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
物揆實有之建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
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興元匪躬靡暨至河池而沒追錫
司空恩禮有加按諡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
求己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

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
盡瘁復於左轂不日不懈于位乎昔韋元成翟方進以經明為漢
相而皆諡曰恭述揆所履節以一惠勤 **獨孤及諡議** 將仕郎守太
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諡 **常博士權德**
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修身涖官確乎處中立言
遣辭有古風格辨論裁正昭德塞違濬波瀾而去流蕩得菁華而
無枝葉其摳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書而秉方冊則及之為文
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
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典法興平長公主之子裴敖尚永清公
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興平長公主之子裴敖尚永清公
主欲以他族主婚及相禮亟陳不可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為主當
時稱之定呂誣盧奕郭知運之諡用禮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
往復詞旨堅明其理舒州屬歲饑旱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
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褒異就賜金紫其初治濠其後在常皆
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長師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三
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按諡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
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作為文章以博聞多能為博
聞位參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定宗廟之享為薦可正婚姻
之主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
易其名者請諡及曰憲謹議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四

五代唐李琪請無改國號議

殿 下宗室之賢立功三世今興兵向闕
以赴難為名而欲更易統號使先帝便

為路人則煢然
梓宮何所依往

宋鄭文寶城古威州議

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
中時靈武朱叔明收長樂州邠甯張君緒收

六關即其地也故壘未圮水甘土沃有良水薪桔之利約葫蘆臨
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
喉靈武城之便然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崗青崗距清遠皆兩舍
而清遠當羣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行旅頓絕威州隔城
東隅堅石盤互不可浚池地中舊乏井脈又飛鳥泉去城尚千餘
步一旦緣邊警急賊引平夏勝兵三千據清遠之衝乘高守險數
百人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狸十族脇從山中熟戶党項
孰敢不從又分千餘守磧北清遠軍之口即自環至靈七百里之
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青崗清遠三城為頓
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
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邊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鹽利以金帛
啖党項酋豪子弟使為朝廷用不惟安朔方制豎子至于經營安
西綏復河湟
此其漸也

明徐貞明西北水利議

夫雨暘在天而時其蓄洩以待旱潦者人也

惟寄命於天以幸其雨陽時若庶幾樂歲無饑耳此可以常恃哉

惟水利興而後旱潦有備其利一也神京北鞏財賦取給於東南

忠於謀國者鏡勝國之往事懷杞人之隱憂尚有出於河流外者

惟興水利而西北儲蓄近取常裕視東南為外府可也中人之治

生必有附居常稔之田始可安土而無饑迺國家處全盛之勢據

上游以控六合獨待哺於東南近廢可耕之田遠資難繼之餉豈

計之全哉今運蚤而積久儲蓄信有賴矣然運蚤而收之不及其

熟有涸損之患積久而散之恆過其期有紅腐之憂水利既興則

田疇之間要皆倉庾之積其利一也東南轉輸每以數石而致一

石民力竭矣而國計所賴欲暫紓之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

則東南省數石之輸所入漸富則所省漸多先則改折之法可行

久則蠲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獲甦其利一也今西北之地

平原千里寇騎得以長驅若使溝澮盡舉則田野之間皆金湯之

險而田間植以榆柳棗栗既資民用又可以設伏而避敵其利一

也往者劉六劉七之變持竿一呼從者數萬則游惰歸之也蓋業

農者糜其田里惟遊惰之民輕去鄉土而易於為亂今西北之境

土曠民遊識者常惴惴焉誠使水利興則曠土可墾而遊民有所

歸消釁弭亂深且遠矣其利一也東南之境生齒日繁地苦不勝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五

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迺西北蓬蒿之野常疾耕而不能徧蘇子

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散則棄於有餘之外其不均固如此也今

若招撫南人修水利以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矣其利一

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而西北罹重繇之苦則以南之賦繁而役減

北之賦省而繇重也使田墾而民聚民聚則賦增而北繇可輕其

利一也沿邊諸境有轉輸不能至者招商以代輸蓋有數頃之田

困於一商遂棄業以他徙其有曲避轉輸之苦者則私以折色兌

軍商得苟安軍無宿儲即承平勿論設有烽警何以待之惟近邊

田墾轉輸不煩其利一也屯田之成熟者多屬隱占久則難稽矣

然亦不必稽也西北非無田之為患而不墾之為患彼既墾而熟

矣何必歸官始為國家之利哉惟自其荒蕪不理者召募墾之則

新屯固種種也兵之壯悍者既心恥於負鋤而其羸弱者又力疲

於荷戈驅兵為農勢固難行惟募之為農而簡之為兵則心安而

力奮屯政無不舉矣今天下浮戶依富家以為佃客者何限募而

集之可立致也募農以修水利修水利以舉屯政其利一也昔之

有志者嘗欲做井田之遺意授民之產而惜其時之不可痛豪傑

之兼并限民之田而恨其勢之難行今若於西北空閒之地修舉

水利則做古井田亦可也限民名田亦可也古昔養民之政以漸

可舉其利一也古者以井畫地度地居民比閭族黨井自為界民

不可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多得一介之民民與地適相均

也今通都大邑之民踵接肩摩而爭繁習靡多梗化而敗俗其爭少習樸者惟寥廓之鄉爲然今若畫井居民哀益其多寡使民與地均如古比閭族黨之意則教化可興而俗尙自美其利一也嗟乎水在天壤間本以利人非以害之也惟不利斯爲害矣人實貽之而咎水可乎蓋聚之則害而散之則利棄之則害而用之則利如血之在人身流貫於肢節而潤澤其肌膚一有壅注則上而爲癰下而爲痔又或溢出於口鼻而因以戕其軀遂曰血之於人害也亦舛矣今之咎水之害者卽山川之委原未悉胡不引人身觀之也古昔盛時列國分布畫井而田剛達於溝溝達於洫洫達於澮澮達於川縱橫因其地勢以取利於水今西北皆其故疆也豈古以爲利而今以爲害乎且東南之民爭涓流於尺寸之間何者彼固利之也謂水利於南而獨爲北害此必無之理也南方之民披簔而耕抱濕而穫蓋恆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槁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沾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於長夏而耕穫之時少雨其易於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平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於郊原竭人力以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二仞而已未之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於西北尤爲易易也西北在三代盛時溝洫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六

時修農功畢舉厥後魏史起引漳水溉鄴鄴以富秦開鄭國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強至漢文翁溉灌繁田千七百頃而蜀饒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而民以饒富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洩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於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國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與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北之境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後漢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卽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興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曰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寶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互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無曠棄之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蓋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

於牧養斯民之外增勸農水利一事彼之號為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何為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者可坐而致也世之言費者吾惑焉夫捐數萬金之費於春而收數萬石之穫於秋費於帑而償於田此庸人操十一之利者尚甘心焉曾謂善於謀國者而顧以費為憚乎且始為而獲繼是有興即所以所穫者為資漸而廣焉不煩再費也北之治田也逸南之治田也勞彼其以情心而乘之以逸習卒而驅之宜有未從者然彼之鹵莽而耕亦鹵莽而穫所以固微也以南之勞治北之田則一畝之入倍於數畝而旱澇可以無憂誠一驅之其嗜利之心必潛易其好逸之習且相率而為逸者以其習之故然比閭族黨皆然也官為倡率有能爭先力田者稍優異之則皆恥於逸而趨於勞矣昔張全義起於羣盜其尹河南也當喪亂之後白骨蔽地荆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擇人以修屯政招徠農戶流民漸歸遠近趨之如市全義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蠶則笑耳有田荒蕪者則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蓋其勸農力本生聚教

誨變荒墟為富壤非偶然也誠使西北牧養斯民者能以全義之心為心未有狃於故習而不變者不一倡率而遂日習之難變可乎邊地屯田以餉軍也其道有三倡力耕之機定賞功之典廣世職之法而已內地墾田以阜民也其道有三優復業之人立力田之科開贖罪之條而已蓋大將固偏裨卒伍所望而趨也今諸邊沃土多大將養廉之地使大將肯以其地畫井以田以率偏裨卒伍無不響應而競耕者昔郭子儀因河中軍嘗乏食迺自耕一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昔宋廖給事中剛亦嘗首陳是說也將卒捐生而赴敵者冀以功而獲賞也今若計田行賞又如廖給事所謂執耒之安方之操戈之危豈不特易此賞一行萬頃不難得者信然矣今富民得納貲以列武弁職冗而軍政無裨也若倣虞文靖公之意聽富民欲得官者能以萬夫耕則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先試以虛銜緩其征科俟其田入既饒積蓄漸充則命以官而量征其稅就所征者給以祿佩之印綬得世其官練集其耕夫以寓兵於其間真良法也民之流離棄其業而畏不敢復蓋瘡痍未起科督又嚴甚則舉其宿負者而取盈焉此宜上有以招徠之蠲其負寬其征時其賑貸則流離競復荒蕪漸墾矣漢之盛時孝悌力田同科蓋務本重農以寓勸率之微權也今若定為之制有能於荒蕪之鄉墾田而井者田得自業而輸其稅於官官因稅而稽田因田而

定等上者如納粟待銓次者遙授散職又其次者補胥吏而役於官則力田者競起矣贖罪有條借貪墨以行私者何限也使罪而有其力者捐資墾田官課其墾田之費與贖罪相當則歸其田而收其稅即無力宜近配者亦得近屬於田畝之間以力墾田而贖其罪此屯法行而人亦樂從也倘舉數者而行之屯田可與墾田可多又何必費出公帑而後煩募民哉國家分兵而屯田授之以田統於衛所之官法非不詳然久則田隱占而屯亦漸廢蓋田授於官兵非己業也惟富民得官屯駐則其田固己業子孫相承稽覈自詳無隱占之患蓋井田而寓封建之意也夫富民捐己之貲闢荒區以輸稅養耕夫以寓兵其利於國者多矣就其所入給以祿朝廷御之以虛名使之世其職而守其業有增課之饒無養兵之費又何靳而不與乎彼即汗馬之勳者祿入兵費皆仰給於縣官歲糜而無補安可以此例論也今民間子弟入胥監者例得輸三百五十金若使力田者於荒蕪之野墾田三百五十畝得比輸三百五十金者而同科則國家一時雖未得三百五十金之入而歲收三百五十畝之稅歲歲積之其得更倍諺謂千鏹而家藏不若銖兩而時入此尤易曉也田少而殺與贖罪而入者即是可推也若恐力田可同於輸金則必有偽增田畝以欺上或始而墾旋而廢難以一一稽之則又不然夫民間始繫名於胥監距其入銓得官之時多者三十年少亦不下二十年所墾之田歲入官稅總而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議

八

計之當不止於三百五十金彼既墾田歲以其田之入而輸官不難也亦何樂於僞田增稅歲以厲己乎即有田僞而稅負者有司將時稽而除其名彼亦何利焉行之積久田闢而稅廣費省而用足則力田之科與輸金者皆可漸罷又不必商盈詘於財賄酌多寡於開汪來災異議

汪來災異議

何也一曰取民無節唐五行志曰取民無度則陰失其節而致水災近日水患異常以無名之征太多也如今日有修邊銀又有馬價銀又有兵民銀又各處修築皆出民辦又

一官理一事如撫民屯政添設巡撫惟糧添設參政民兵添設副使添一官則馬支柴薪額外加派不惟壞祖宗之成法且官多民擾又府州縣少廉官數多貪穢如府與州縣相干縣與里甲相干里甲與花戶相干或腳力折乾或動支無碍或收買土產百計科求已成風矣故日暴虐百姓冤苦失職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此濫徵之害民而致水災者一也二日守令多俗吏蓋親民之官莫急於守令守令皆志在官不在民矣蓋志在民譬如養子幼而乳哺長而撫養今豈惟不乳哺不撫養又從而奪其食剝其肉矯矯然拘牽於微文徒以一簿書一催科賢於人而不知民乃流亡邦之所迎入郡邑視又且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固上而人拘而多畏終削且腴寢以所趨去郡邑視所將又剛暴震懾使人拘而多畏終削且腴寢以

困蹙又有飭名守己者自以爲介介誰其熬然若煎蓋不顧其慮不謀於衆而煩瑣其令日維揮霍遂使百姓其何至於不顧其慮不敢爲惡耳非有他長何至陵人暴衆此又飭躬矜名之人不足與圖大者也何者無爲民之心故也患其身之不貴於國也不患其國之不治也患其名之不榮也無患其人之不安也故曰累日以取責積久以致官廉恥賢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真也此俗吏之害民而致水災者二也三曰刑罰多不中蓋自古明刑有情有法今人以疑爲情以猛爲法而天下之所謂情謂法曾不知恤豈知刑者人命所係非通經學古明義理修道德者不可以居之耶周人於不識過失遣亡者宥之幼弱老耄蠢愚者赦之而今則羅織之矣上之素不能教化及陷於罪猶能矜宥今則羅織之呼喝吏卒嚴限濫勒動籍其家甚而惟恐民之不姦不罪也蓋不姦不罪則無以逞其科罰之計生民蠢然無知健訟而不顧其家有司愬然無情但滋囊橐而不恤其民真德秀所謂招引告訐科罰取財是已蓋求索枉法不枉法律有明條而罰贖得以假公濟私欺上罔下雖甚無罪者亦且有辭焉鬻子蕩產號泣於道路者往往而見至於廉潔之士又以故入爲清搜羅爲明但知政而不知教知法而不知情故李斯論囚渭水爲赤而盜賊益繁漢武令直指使者誅捕無道而海內愈擾余嘗謂息盜不如息訟招訐甚於引賊求其鳥雀下庭階而忠信盡治使百姓熙熙然以安譬如鳥雀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議

九

子母相哺媁媁然相樂而無害無擾者百無一二矣蓋刻剝成風不欲其相哺而驚以彈射奪其巢豈不飛翔棲止於他處耶今之流移何以異此故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繆戾而妖孽生矣此刑罰之害民而致水災者三也四曰糧稅多不平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今富者耕種貧者輸輓有地無糧者有地去糧存者蓋糧石過割皆憑吏胥貧者短糧以圖價富者高價以求輕年復一年漫無稽查又地有多寡糧有輕重是在有司均派撥以宜民耳今權在書手而不在有司矣書手以派糧爲生得財則輕不得財則重得財者富也不得財者貧也貧輸正稅尙不能辦况加賦疊征此逃亡相繼而戶口不繁也又本色有定數折色有定價今則假公以濟其私每石多徵二分之一而百姓嗷嗷然曰當如此催頭起查嗷嗷然曰當如此是以正數徵之尙且不足况倍徵乎又况大戶之火耗官府之見面入官者十之五而散失者十之六也故曰多賦斂則百姓疲極天下匱竭又曰殘賊日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多夫虛文太多則無憂國之心忠誠之志也何謂憂國之心蓋察時勢驗人情惻然不甯日夕焦思必如何而用人如何而安民務私人材效用天下乂安而後已何謂忠誠之志蓋安於故習順於私情不肯毅然行之者忠誠有閒也故必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倡

天下以忠義而為奸暴者斥逐之為道德為節義為披甲荷戈者
進用之則天下皆見君子今則駕空翼偽靈虛使氣浮薄輕佻之
士則日我能文章軟弱柔脆之士則日我談性命便捷巧應之徒
則日我講孫吳其視天下之事可憂可圖者則又付之不知憂無
可圖甚而認人欲為天理以避難為知幾以偷安為老成委曲從
容苟求富貴而大背先王之道方將各以文章名以性命名以孫
吳名而人亦喜其能文章談性命講孫吳且無拂己之意故徇名
緣情而用之蓋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及其見用已遂其駕偽
競進之心而平日之所謂文章所謂性命所謂孫吳曾不能一試
故日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厭者此之
謂也此虛詐之害民而致水災者五也夫此五災者其害民之迹
而未及其本也本之弊有三蓋有治人無治法安民在先知人夫
知人惟公與明非聖賢道德之徒不能次則偏曲顛倒而豪俠之
士往往護道重身故甘心於山林藪谷而人不知也嘗謂鳥獸羽
毛皮革登於俎薦於廟而林木且為梁棟為椽題况人材效用於
時而甘心於山林藪谷者非其志也有以驅之也驅天下豪傑之
士於山林藪谷而百姓洵洵邊塵擾擾誰之責歟此致災之由一
也人才之生於世儲養而後成文缺不根極理論而徒文移浩煩
吾恐議論愈多而民愈貧更張益煩而
事益擾徒相率以為偽而已矣文缺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十

國朝岳鍾琪建設肅州議

竊查肅州地處極邊路當衝要向設衛守備一員通判一員經理地方事務凡一切錢穀

刑名案件俱由肅州道核明移送蘭州布按二司轉結自雍正二
年沿邊衛所議裁其肅州衛守備一缺亦在裁汰之內及甘州涼
州西甯甯夏四處改設郡縣而肅州之獨仍其舊者因肅州無屬
縣可設遂將地方事務統歸通判管理仍隸肅州道專轄然邊徼
重地通判一員已難兼顧今又值肅州道移駐安西通判之責任
益重且道員相距既遙若將一切事宜復由肅州道核轉則紆迴
往返更未稱便是以蘭州撫臣許容將肅州通判承辦一切案件
徑由布按二司核轉緣由會同臣合詞題請在案但臣伏查肅州
乃口內口外必經之要區而其地土磽瘠民戶畸零凡公務一應
所需非本地所能猝辦雖與甘州府屬之高臺縣接壤而勢處鄰
屬未免呼應不靈一遇緊要接替公務不無獨力難支之累况肅
州之豐樂河高臺縣之黑水河水脈融貫用水之時兩地民人每
致爭訟地方官又各私其民偏狗不結是以現據司道各員詳稱
高臺縣之下河清馬營堡上鹽池三堡地方係用肅州豐樂河之
水請即歸肅州管轄之議但肅州地勢曠濶今復益以三堡地方
誠為鞭長莫及若將高臺縣竟隸肅州又無通判專轄屬縣之例
臣因地制宜請將肅州通判裁汰照沿邊安設郡縣之例改為肅
州直隸知州而以高臺縣改為直隸肅州管轄則官制聯屬凡往

來接辦之公務既可協力共勸即縣屬下河清三堡人民亦在州屬兼管之內自不致偏徇之弊再設屬州吏目一員與知州同城駐劄令其專司捕務其儒學教官向因衛屬地方係設教授一員及衛守備裁汰教授一缺尚未議改今若將肅州改為直隸知州應將教授照例改為學正以司學校再臣復有請者查金塔寺營所屬之威魯堡地方既已遷住回民而附近之王莊東壩等處又有招墾之民戶凡伊等受田屯種全資水利舊時雖有河渠一道已為民戶所有且水勢微細戶民灌溉之外回民田莊不能霑足兼之漢回共用此水將來農事所資恐起爭佔之漸臣於雍正四年前赴沙州正值土魯番回民移駐內地之時臣乘便將威魯堡等處地利情形逐一確查見水利必需之事因行令肅州通判毛鳳義等趁築堡蓋房鳩工之便相度計來河之水勢另開新渠二道長四五十里不等現在四百餘頃之地灌溉有餘令民回民各管一渠分定界址以杜濶淆計共需銀二千六百餘兩即在估撥蓋造回民房屋銀內動用現在彙案確核報銷惟是威魯堡等處去肅州一百數十里地方官稽轄頗遙臣愚意應設肅州州同一員分駐威魯堡既可化誨彈壓兼令專司水利似於地方有益如蒙 允准 臣當檄行肅州布政司孔毓璞將一切官役經制事宜并現在開墾地百餘頃應徵課則陞科年分逐一確查詳議至日再行題請謹 奏

建設沙州協鎮議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十一

竊惟沙州係極邊要地宜改設副將以資彈壓蓋此地西通衣孫插漢齊老圖南連得布特爾北接哈密實屬緊要之區是以臣前曾奏請設鎮今看得杜爾伯特地方係各隘口適中之地若有應援之事較之沙州更為宜故 臣等今復請於杜爾伯特設鎮既不致孤懸但沙州地方遼濶招民開墾防護宜周且離哈密甚近恐有行走之處應於安西兩路分兵並進今鎮標議裁二營止設三營皆駐杜爾伯特則沙州亦通各處要路且有領兵應援哈密之任非改為沙州協特設副將駐劄誠恐遊擊等員聲勢稍輕猶未足以彈壓其現兵一千名亦屬單弱應再添兵五百名分作左右二營每營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仍歸安西統轄查杜爾伯特西去沙州二百餘里東去舊安西鎮城一百餘里其間必得設營分汛方能 王全臣土司條議 臨洮府河州為密陳潛除聲勢聯絡呼應更靈 土司之法等事頃奉檄查 議科 臣 陳允恭條奏前卑職全臣捧讀憲檄仰見 臣 洞悉土司錮弊為 國家籌萬全之計而大部以所奏等款關係緊要難以懸議行本省督撫提鎮確議具奏上憲自有鈞裁嘉猷全邊未微員何敢妄陳芻蕘惟是職全牧河四載深悉土國師病全邊未賠累是以詳請各憲清地查丁其間里積書手欺隱詭寄者固多

而土司國師包攬霸佔者亦復不少查河州沿邊有土司國師共
十九族其中如洪化族洪化寺國師張老卜藏堅錯靈族馬營寺
禪師趙羅藏貧南珍珠族永昌寺國師韓且令札失俱奉旨頒
有勅劄印信他如沙馬族土司蘇成威札藏族土司王鎮海雖無
印信俱有部割號紙世相承襲其餘則並無部割號紙止因隸河
司中馬遂各自分爲族類自立爲頭目者也伊等各衙門各設
刑具虎踞一方威勢赫炎其地與漢民犬牙交錯附近居民有畏
其欺陵竄入者有佃種番地遂成部落者有犯法懼罪竄入者有避荒
抗賦竄入者有佃種番地遂成部落者有犯法懼罪竄入者有避荒
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試舉一二言之如撒刺族頭目韓大用番地者
巢原在磧石關外最爲豪強近關居民屢受侵害田地房屋盡被
霸佔甚且擅准漢民詞訟窺伺一人稍可聊生卽商同地棍捏詞
誣控差役鎖拿被告之家不致破產不止職全聞之親至其地但
見關口大禹王廟墻垣無存盡爲禾黍詢之土人咸稱係韓大用
與韓炳巢部落回民所耕種大禹王之廟如此其他可知已職全
當將霸佔田地逐一清查有主者令其取贖無主者卽將種地之
回民註冊令與漢民一例納糧當差並嚴土官不得擅受民詞隨
嚴飭居民如有赴土司告人者立拿重處大禹王廟卽捐貲修葺
又以回民多盜嚴立保甲倘有偷竊卽協力擒拿由是奸回知懼
而居民始得安枕更可異者河州刺麻最盛寺廟最多族大之家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議

十一

必有佛廟張姓有張家寺李姓有李家寺寺中刺麻盡屬洪化馬
營二寺管轄名爲下院派中馬匹此猶得日以類聚也乃河俗鄉
民生有二子者必將一子披剃爲刺麻其父置田產勿論僧俗一
概均分以自來納糧之民產一分與爲僧之子帶入寺內遂名爲
香田止共給洪化馬營二寺之差而正供錢糧不納分粒甚至爲
僧之子苦於二寺之苛派繁雜力不能支求濟於宗族宗族憐而
義助之謂之幫中此不過鄉民親親之誼也乃年復一年又爲定
例矣竟歲歲派納香錢夫幫中乃義助也香錢乃布施也寺內中
馬自領有官茶易買並不宜派之番族也乃里民之幫中與香錢
伊等派之既久遂勒令中馬因以所種之地爲納馬地起而爭奪
之如或不應卽網至寺內拷打其刑百倍於官法若控告到官彼
則侈然自以爲寺內之派中茶馬原名曰幫中原名曰香錢若所
種非納馬地何以歲歲供給無情之詞令人百喙莫辨鄉民苦
於拖累只得歸附該寺而一切丁徭地糧遂盡遺累於里民矣職
全竊思有司者守土之官也力縱不能化番民爲漢民關番地爲
內地奈何以朝廷之土地人民任番族之隱佔耶是以職全自
去春以至今秋極力清查凡刺麻帶入寺內之民產盡行註册納
糧止飭令諸寺中刺麻仍隸洪化馬營二寺管轄以存彼下院
之名其宗族禁勿幫中香錢禁勿施使彼後此不得借端隱佔
然而地丁之汨沒寺內年歲久遠者已多不可復問矣卽如四十

五年六月內馬營寺禪師指使都剛趙扎失本控告黑水里民董
啟佑等以香田作為民田職全細查實係董啟佑等賣與馬營寺
之民地該禪師自多年久不納糧懇求職全施為香田免其註冊職
地但賣與寺內多年久不納糧懇求職全施為香田免其註冊職
全閱之不勝髮指當即飭令註冊在案又如景古里民車萬庫等具控
竄入洮州衛土司管轄內其丁徭遺累里民車萬庫等具控
到官該土司竟用印文申詳力爭於四十五年四月內蒙岷州廳
憲審詳洮道憲批允洛茲力仍居番地以安身業承丁河州
以完正賦等因飭知卑州在案是土司國師為護符自恃從無處分定
已久其術甚巧總緣伊等以土司國師為護符自恃從無處分定
例而有司又不敢加以刑法遂肆意妄行毫無顧忌與里民爭地
則稱係伊等納馬田地與里民爭丁則稱係伊等守隘部落動以
欺君抗中悖旨違誤軍需等語挾制官司承審之官宜以招
中為重不敢深究殊不知朝廷招番中馬每馬一匹給茶二十
四封以部定價值合算共該銀七兩二錢以產馬之區每馬給價
七兩有餘亦不為不多矣究之伊等所中馬匹率多以瘦小塞責
不肯中一好馬是彼方借招中以射利與納賦貢者大相懸殊
也夫尺寸之地莫非王土若伊等所種不納糧之地果盡係納
馬之地則中馬即不應冒領庫茶既領庫茶其地土即應與里民
一例納糧當差乃地不納糧而馬必給價欲爭奪民產則侈然日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十二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十二

此我納馬之田土不遂其欲者即為欺君悖旨是直玩弄承
審之官如嬰兒也至於各關隘俱設有汛兵防守自來不聞土司
國師擒一盜賊而鼠竊狗偷之輩多係伊等番族乃自謂守隘以
職全目擊伊等之橫肆正在確查詳議間適奉憲檄查議科臣密
奏等款此誠釐清錮弊之會也查各土司國師俱係隨元明征剿
立功錫以世職祖孫相承至今於興朝曾無絲毫報効乃以
朝廷地土據為己有中一馬匹必冒領官茶二十四封而又深根
固蒂不可動搖誠如科臣所云相應詳請憲臺俯賜轉詳撫憲特
疏具題先飭行各該管地方官將土司國師現在耕種之地土清
其疆界現在管轄之部查其戶口造具清冊該管官鈐蓋印信
齎投藩憲存案使伊等不得混爭並請嚴定處分如有霸佔地丁
等弊即立置之法使伊等不敢橫肆然後於承襲之時令諸子剖
其田地分其部落即降職承襲其子孫未有不歡欣樂從者至於
國師禪師必以親兄弟之子承襲亦以此為例將不待數十年而
土司國師之田土丁口皆入版籍續設州縣改土為流甚易耳
此誠潛移默奪之良策不但錢糧丁口必倍於今日而刁不致
驕橫邊民免受侵害亦為國家籌萬全之計也職全就
情形而言可否採擇
伏惟憲臺批示遵行

永昌知縣李登瀛稟本府不應供支都統民

役議

本年月日奉檄飭催派送都統衙門差役等因自應早為辦理但細閱此案卷宗並歷詢與情實有斷不敢顛預從事

者查涼州原設將軍衙門額設各役八十八名內除自雇人役三十八名外實應人役五十六名外實應人役二十五名於乾隆

初駐之時均經武威縣招募充當應役在案相安已久嗣於乾隆

四年因該役張學等將百姓領來籽種奪抵供役工食又復三五

聚夥尋找老甲剝衣打索幫帖經該武威縣民人馮亨戴有功陳

聖舉等具控前府憲七前道憲奇批該縣查明妥議該前武威縣不

咨詳將軍都統籌議工食以爲永久之計乃謹以將軍都統鎮守

五涼各項人等議飭五縣按糧攤派除平番現有駐防外武威縣

派送五十名永古鎮派送二十五名以足七十五名之數定案名

爲均役實則嫁禍矣自此以後終日奉檄飭解人夫遂終日奉檄

飭緝逃差並終日奉檄飭換受役旋解旋緝旋換差票四出

歲無甯晷嗣不知起自何年倡自何人復易而爲幫帖之議幫帖

之法每役一名歲幫銀十八兩二十兩均係按糧攤派一歲不得則

共幫銀一百二十以至一百四十兩均係按糧攤派一歲不得則

羽檄紛來非緝拿走逃人役即另選應役受差陋習相沿直至於

今擾累里民莫此爲甚本年二月都統衙門李姓遵照往例來永

索取此項銀兩卑職調卷查閱始悉原委不勝寒心因喝斥而去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未爲辦理從此遂檄催頻仍矣俯思都統衙門既有額設人役自

有額設工食既有額設工食即可自爲招募原無需州縣代爲派

送也若云都統非地方官可比無處招募原日武威縣代覓二十

五名外其本衙門自雇一十六名又向何處招募耶本衙門既可

以招募一十六名則其並可以招募四十一名亦明矣况道府衙

門均有需用差役何不令屬員派送而都統衙門之差役必欲令

不屬之員派送乎至武鎮古三縣所派不知如何辦理而永昌原

派七名歲於糧戶名下派交銀一百三十四兩不等案卷炳據查

辦者誠欲以漸寢息之也且查都統來檄內稱未悉該縣據何把

柄例案乃將舊例額設應供人役勒捱一年抗不派送等語卑職

原無把柄但卷查都統衙門折取幫帖歷有年所均有案據可查
合算幫帖銀兩數已在四五千兩以外卑職實不敢再爲冒昧辦
理致將來併罹重譴也况涼州自裁撤將軍以後都統衙門額役
不過四十一名就近招募事本甚便而又無派累之慮誠何惜此
百十餘金吝而不爲而必欲遵未奉明文之例令州縣爲此大干
又不能仍派百姓永昌苦缺卑職窮員既不能自爲捐墊
戰防竊議 并序 壬戌癸亥間甘肅叛回蠶起將帥跋涉暴露艱
險備嘗顧其措置規畧常出野人意計之外軍事重密

王權隴右

不敢議也。既而勞師四載，寇日肆地，日蹙民死者數十萬。生者，他離顛踣，莫能自存。甘肅之危，若朝露。國憂家難，刺心切骨。欲嘿不能，欲顯議終不敢聊與同病者竊議於下，作審寇審機。審方四篇，悲憤之極，祇以當哭。如曰：與誦見聽，則非所望矣。審寇

逆回以氈裘，膾之種奔踀搏噬之材，抗迕天威，鬻割黔首。自隴而西，屠我郡城。九縣城七鎮，寨村落無算。計回之衆，不及漢民二十之一。校回之力，非及官軍之百一也。然而重臣驍將，提勁旅近十萬，齷齪尾賊，東西無一人敢窺賊堂。奧而剗其要害者，馴互財匱力殫，形勢艱脆，論者遂以賊爲多謀善戰，不可猝與爭鋒。嗟乎！回賊何嘗知謀與戰哉！直以區區小點，誑吾人，吾始終受其顛倒而不懲也。前代梟雄之盜，稍能自立者，莫不禁濫殺一軍，律結黨援，伺敵釁始，有以服其衆而濟其奸。今賊不然，搜殺則慘及嬰孩，掠財則各飽私橐，縱擄婦女，則軍伍亂爭，利競權則親黨離迷，溺淫樂則我有瑕釁，而不知乘諄暴如是，尚謂之有謀乎？然且戰數勝，攻輒取，何也用小黠也。方賊之初起也，度吾官民不相能，則倡爲讎民，不讎官，攻堡不攻城之說，以攜吾上下官亦倖其不我讎也。坐視賊之破村鎮，坑漢民，而若無覩。旣而戕官矣，破城矣，則又倡一說曰：吾所殺者，與回有怨者也。所攻者，讎人之城也。非此不濫及也。於是吾官吾民，又倖賊之於我，無怨也。坐視鄰壤之焚掠，屠戮而坦然不爲備。旣而所過輒攻郡縣，陷者纍纍，則又詭爲悔懼，求撫之說，漫衍支吾，使吾將士日益懈鋒銳，日益銷鳴呼。此賊之所以不戰而困我也。及其戰也，又有小術焉。我陣未固，彼先驟馬作勢，以衝之，而整者動矣，衝之不動，則傍山依水，張左右翼，以包之，而銳者沮矣。之而不入，則橫出悍卒，以絕之，向則絕其前，背則絕其後，使我首尾不得相顧，而多棄士卒，蓋自軍興以來，賊每揜吾軍而敗之者，常不出此三術。使我預知其伎倆，以鎮定待彼之衝，以奇兵翼兵防彼之包，以迴環救應之法，防彼之絕。而彼術立窮矣。然吾將士終恬然莫肯措意，故賊得常挾小術以自雄。嗚呼！其真不知也耶！其知之，**審機**，待機如山，赴機如潮，鏡機如而未及備也耶！何久不變計也？**審機**，燭決機如刀，機乎機乎，其存亡之樞要，勝敗之肩鍵，而達者所尤兢，兢乎自隴右，用師以來，賊屢有可乘之機矣。而我皆失之，非閭也。直膠爾非膠也。直蕙爾賊之初起，由河州劇盜，以私怨殲甘雀楊三莊，漢民其徒僅數百耳。當道不能誅，乃務爲嫗煦，以柔之，使回得大張逆膽，嘯集十八會。種人煽動，狄回之半，然是時也，靈固甯夏之回，無亂形，洮岷伏秦之回，無亂意。漢民膽氣亦未墮，躍躍爭向，賊苟得督標兵千餘人，助民團進討，可以立折兇鋒。乃當道又按兵遣使，以招之，賊知大府之畏之也。於是叛者熾，伏者動，觀者四起，未浹歲而悍賊甘肅當道猶堅，持撫議不燬。蓮花城取鹽官鹽官去狄道纜三百里，原復平涼曹鎮翼之遂拔蓮花城取鹽官鹽官去狄道纜三百里。

狄河賊震恐欲遁雷公誠於此時扼瓦亭塞北賊南向之蹊合曹
鎮勝兵直擣狄河狄河可竟下縱不能即下而鞏昌渭源皆完南
路饒道大通薄賊一隅可以不毛糧艱餽沮不得仰食土回致墮坑
鎮同趨固原自是深入不毛糧艱餽沮不得仰食土回致墮坑
使卒有金雞堡之敗雷公自是不振而賊得乘閒困涇源取鞏昌
率三楚選卒渡潼關逾隴坡官民望之如大人賊徒聞風破膽不
復能軍誠以此時迅赴鞏昌飛檄諸軍大舉向狄河猶可讐賊而
走之乃督師入省休士久之而不聞南向也後稍帥師北去從事
於所謂香客者仍不聞南向也賊始定驚釋怖寬然復爲久遠之
圖且多邀外醜徜徉游衍於安定通渭靜甯隆德間以牽我兵力
擾我餽道使我分防移徙訖無定算此我之失機三也今春督師
東赴涇州時甯固賊飢窘無措北趨都軍南趨雷軍求撫苟大府
協心羣帥和睦東土可乘勢定也乃督師急於誅雷恒恆靡下數
千人盡入賊中挑之使復動帥府亦互起猜嫌自是撫局敗而東
邊無甯宇延及乾鳳此我之失機四也督師之再出也合東西南
三面之軍屯壘數十步騎四五萬蹙賊於華亭山中苟併力速戰
則中路游賊可殲游賊殲而西討始得專力乃諸君遷延顧望虛
引時日使入學之獸復決躡奔軼再擾陝疆此我之失機五也嗟
乎機不易得一日失之百年難挽至於五失焉事尚可問乎人有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議

十六

善走者臨歧路耻下問舍通途就榛莽其走愈疾其失愈遠有防
水者水方趨下就窪坻不因而濬之顧築隄其前欲遏水使仰行
築愈力決愈甚嗚呼是豈有幸與雖然機之逝不可追也其來亦
不可料也今天子簡名德勳臣鍊事知兵者由閭海萬里來救
吾民此又西事一轉機失之彼而收之此 **審敝** 古之行者師者多用
豈爲晚哉子遺父老方揮涕以俟之已 **審敝** 古之行者師者多用
服食所便也道途險易所諳也然自隴上兵起土人雄桀有膽氣
糾衆抗賊者率皆糜軀償軍於是朝廷謂甘民脆怯不可用發
卒楚蜀以征之蜀勇慄疾楚勇沈鷲技藝竝嫻熟誠過秦人遠甚
然而荷戈曠歲威棱挫衄豈遷地而弗能爲良乎非也六敝累之
耳守壁待寇不求赴敵一敝也賊去不遏得地卽止故屢克巢穴
而賊數不減二敝也交戰時有正兵無奇兵有實無虛有顯無伏
故雖勝不能多斬擒三敝也屯壘相望此屯出戰彼屯不應使賊
得以全力當我之偏四敝也逐處設防勢分力薄不能牽賊而常
爲賊牽五敤也然將士於此則必有辭矣曰餉絀也糧乏也飢疲
之餘自守且難又安望其進取也則吾請更言耗糧之失苟務廣
招兼收脆弱其失一不覈伍籍空名浮冒其失二高壘不出坐延
歲月供饋何以能繼其失三防兵畫地而居不能疏通餽道負載
屢遭掠取其失四失五敤防兵轉環生師安得而不老氣安得而
不餒然其失之最大者尤在規模指歸之不定而本末次第之

乘其宜夫兵非可以執一也有舍堅而攻瑕亦有置支而擣腹攻
瑕者如搏人先毀其肢體則頭目不能獨完擣腹者如伐樹先斷
其株根則枝葉不能自立狄河者賊之根株也甯固涼肅其柯條
也陝西客回及隴安伏秦之餘孽東西流竄者其駢枝旁蔓頓兵荒殘
也用地邊逐飄忽之蹤進退趨向皆不得自主其於本末之勢果未
思乎抑別有謂乎嗚呼古之審方殆今賊之小黠曲技瞭然可
於形勢因敵設變者其知之矣

審方

兵志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
計倍賞速戰而我之積敝久矣沿本末失次者炯炯如此也然則爲今之
猶惴惴恐不給何以能倍賞飢乏之士不潰爲幸何以驅之速戰
應之日此正我所以請速戰也凡糧之乏皆由於坐糜而欲戰之
速又在乎汰兵夫兵多之爲害非徒耗糧已也兵多則難於鈐轄
紀律易紊兵多則將領匹敵意見紛歧兵多則勇怯參雜臨敵交
鋒怯者先走勇者亦難獨立往往牽率致敗是以古之名將皆喜
於用寡卽以甘肅近事言之雷帥以五千人戰眉峴鎮殺賊幾盡
陣斬僞王喇三而以全軍三十營敗於蓮花城曹鎮以數千人破
蓮花城而以萬餘人敗於金積堡周總戎林廉訪之克階州亦不
過三四人此用衆用寡之明驗也兵又何取於多乎哉今試大
合諸軍而精選之全軍弱者汰其軍一旅羸者汰其旅一隊一伍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十七

之中亦各汰其羸弱又於其閒覈伍籍杜浮冒如是則兵精而寡
兵寡則餉贏餉贏則賞可重重賞則士奮因之儲糧秦州招集蜀
漢之米以厚其蓄積量分一枝爲護糧之軍使往來巡徼專通餽
道而大軍併趨狄河以割賊要害兵雖少而力專於決勝也何有
或又難之曰前日吾將帥非不欲徑趨狄河也甯固之賊牽我於
東北游賊擾我於中路我方分軍犄角奚暇從事狄河乎余日不
然兵之緩急因敵而施狄河者諸路之賊所恃以爲強也貲糧盈
焉健士萃焉酋豪首領在焉吾先奪其所恃則諸路皆震攝離攜
易於鏖削故狄河可以急取不可以緩圖諸路可以緩圖不可以
急取且吾所謂併力狄河者非置諸路不顧也蓋亦將有以待之
也以羈縻宥貸之法待甯固以堅壁清野之法待游賊彼見吾聲
威之驟振也弱者必中立觀變强者縱潛往助鬪正可一網收之
耳夫以狄河之強且悍吾敢必其可速下者何也彼煽亂已五年
官軍未嘗一履其境由是心輕我師弛然毫無警備今我揜其不
備併力赴之以銳擊懈以迅乘懼於兵法爲必捷且賊之初據狄
河也漢民多隱忍從賊名曰隨教賊遇之尤虐此輩日夜跂盼大
軍第草尺書招之必爭先內應以疏懈無備之賊內外受攻焉能
久支而洮州四十八旗番族與賊結仇素深王師將進先檄土指
揮楊元使帥其衆擣賊西境此又腹背夾擊萬全之算也狄河拔
則賊之根本蹶胸腹潰甯固涼肅分兵可下中路游賊非遁卽降

操縱唯我剿撫並行要以焚經改教然後赦之可以永絕回患釋
聖朝西顧之殷憂豈止補苴敗局暫蘇民困而已若不由此道
而仍蹈前轍則甘肅中上游棄上游以予賊獨甘肅之憂乎哉
下上游甘肅又關中上游棄上游以予賊獨甘肅之憂乎哉
議賊勢之日張撫議爲之也撫之爲計甚便其爲說甚工其行之
矣蕃夷擾邊無害腹地則撫之官吏迫脅良民走險亂形尙未成
則撫之渠魁已獲脅從雖衆可以旦夕遣散則撫之敗衄之餘殘
寇無幾不能復爲民害則撫之非此數者而誤用撫歷觀前與未
有不梯禍殃民者楊鶴熊文燦其較著也今之回匪將以爲無害
腹地乎旣陷我關隴郡縣數十矣以爲亂形未成乎屠官殺吏已
七年矣以爲渠魁已獲乎則悍徒尙數萬也四者無一而吾大吏往往採
以爲敗餘殘寇乎則煦煦之仁訓服豺虎蓋其本生於怯而其意專
於倖惟怯也故納垢汙而不怒惟倖也故百受欺而不悔且夫撫
固賊之利也彼揣吾有厭兵之心不時騰書乞降一以怠我一以
閒我我之用事者幸其然也因假剿撫兼施之名行陽剿陰撫之
術挾持大府翦除異議驅一省之文武官吏低首下心曠時棄日
以從事於此機會因此而失前功因此而墮勇夫因此奪氣智士
因此卷舌嗚呼是何爲者也痼疾之人服藥未效不思擇醫易方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 議

十八

乃卻醫藥而進巫祝失火之家救焚未熄不思招延鄰里汲水輦
土乃擲甕盎而事禳禳其於已病澹災庸有冀歟然則爲今之計
必先絕撫議也而後規模定必盡革宿弊也而後勝算成所謂宿
弊者何也招募濫故勇怯雜虛籍張故糧餉耗進趣者不知間道
故阻梗多交戰者不知用奇故斬獲少克城者不務合圍故脫逸
衆滾營者緩於乘勝故師期淹握兵者不相援故聲勢薄方今
甘肅之兵非不足用也驍將精卒非乏也賊非有桀材遠略也苟
能懲此諸弊反而行之且分置游軍遏陝回西突之徑堅壁清野
折竄賊蹂掠之鋒則卽現在兵力殲敵恢土而有餘矣尙奚事陷
賊求講哉不咎進剿之未力反疑主剿之非是此計畫所以日乖
而鋒芒所以日頓也或又曲爲之說曰回匪未嘗僭名號未嘗出
陝甘而外寇也此其罪尙在可原且舉事六七載所掠隨手輒盡
而死傷不下十四五計必窮而知悔今吾結其頭目使諭其徒衆
何不諧之有嗚呼此又非確知賊情者也逆回之無位號戀鄉土
由其權分而勢沮耳豈尙有所忌憚哉其衆素無紀律出則各私
所掠苦樂不均居則各立教門互相猜忌頭目繁多向背紛歧雖
有善者安能統率而齊一之况河州東鄉數百里地瘠田少自承
平時其人已無產業專以離鄉竊盜爲生今又焚殺累年惡膽益
張詎肯投戈歸順使其歸順大府當何以處之將遍予之田乎抑
仍聽其飢而滋變乎此又必不行之勢也若乃兵威旣振堅城畢

下凶悍者皆斃疲弱者僅存統師大臣乃宣皇仁而宥罪開闢
網以受降則我有以制其死命彼無所逞其辛螫百年之利端在
是矣亦何惡
於撫乎哉
固本議
非兵之本也所謂本者邨民是也古之用兵

者能愛民而後能敵愾今之用兵者能剝民而後能供軍興數
十年官吏幕僚號有幹略威風積勞至方面者踵相望要皆以省
國帑爲忠愛括民財爲權宜括財之目繁矣小者不足言其大
者有釐金有捐輸有新稅有抽租有預借有運腳有騾價他省或
用其一或用其二或三甘肅則全用之而又益以軍麩釐金捐輸爲
害已重然猶曰僅行於市廛專取於富家也至於軍麩則按丁糧
攤徵雖極貧下戶無得脫者以南路彫劫子遺之十餘州縣供七
十餘營客勇之日餐地日削而日蹙麩日加而日多始則丁糧一
斗加派麩十斤既而再加三加今且加至六七斤計其直已逾
正賦十倍民力既竭窘無以應則委嚴酷州縣敲骨髓以取之州
縣刑威既竭亦窘無以應則委凶悍武弁擁重兵以脅之朝指一
官日催麩不力夕而黜其名夕指一堡曰抗麩不供朝而屠其地
方春夏穀缺時百姓父母妻子餓死者委道路不得昇土一揜蓋
惟鬻屋典宅輸麩數百里外逋欠尚纍纍日積民皆相向而哭以
早死爲祝而當道猶恬然蹈習故常不一動心變計嗚呼民之報
國分也其供軍義也不敢怨也然譬諸牛馬任之餘其力則調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議

十九

竭其力則瘁過其力則蹶過而復加重焉則馴者僵仆悍者踉齧
矣甘肅之民積困至此吾懼其久而僵且踉也或曰吾大府豈不
卹民哉國帑方絀賊勢方棘不得已而暫爲此計事後殆將除
矣且甘肅地瘠賦薄自承平時朝廷常捐數省錢糧爲之養屯
兵今百姓作孽而致寇寇起而餉出自國糧出自民夫何過取
之有應之日子以吾說爲爲民計乎正爲國計耳古之大盜如
張角葛榮黃巢闖獻之徒近者四五十年遠不過十年皆能覆人
國我朝自咸豐初元羣盜迭興迄今垂二紀鋒鏑之毒徧地而
盤石之安無恙此無他民心未去也今用兵者乃汲汲焉務剝民
以攜其心夫民心之於人猶燈燭之有膏油樹木之有本根也
惡蛾之擾燈而撲之蛾未死而膏先傾患蟲之蝕樹而掘之蟲未
出而根先壞亦可謂拙於用力者矣且發帑誠不敢屢望也糜
費獨不可稍節乎計自隴上興師以來民之貲產以養戰士者十
之四以飽惰卒者十之三漏於虛籍者十之二耗於冗員濫役者
又十之一留精壯汰羸怯則食減其六矣核虛籍杜浮冒則食減
其五矣裁冗員清濫役則食減其六矣主兵者更爲之速戰以蕺
其事置游徼勸團練以護其耕民雖疲尚可竭蹶効命枝梧旦夕
如是而猶有不給卽請庫儲數十萬廣糴以益之亦聖明之所
必許也與夫厚斂胥削爲國生事事出而
費又將不訾者利害相懸鳥可以道里計哉

論

晉皇甫謐元守論

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振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

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飢寒不瞻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間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損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

宋范蔚宗隗囂論

隗囂援旗糾族假制明神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於大國隴坻雖隘非有

百二之勢以禦堂堂之鋒至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沒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士至投死絕亢而不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悔者矣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譽生回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後漢

書西域傳論

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

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篇金而賜龜綬後服則繫頭纓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距玉門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用河嶺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炎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跡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

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尙未足以概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感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

西羌傳論

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

失綏御之和戎帥驀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偬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韃以

鳥驚故永初之間羣種鋒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為兵負柴為械馘馬揚埃陸梁於王輔建號稱制恣睢於

北地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

女婦則徽纆而為夷發冢露齒死生塗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

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損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河西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

塞其戀土之心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衆以圖其

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

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百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浮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見矣故得不酬失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飆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士不可較計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光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惟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遭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識微者之為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唐房喬等晉書秃髮傳論

秃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

弗被聲教斯阻鳥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實鹿孤從史嵩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強國道由人洪抑此之謂偃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

縱慝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武取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
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殺於乾溪異代同亡其於僂
檀見李延壽北史源氏傳論源賀堂堂非徒武節觀其翼佐文成
之矣

舉出納馳譽繼迹賢孝不墮先業子邕功立夏
方身亡冀野彪著名齊朝師雄官成隋代美矣

權德輿兩漢辨亡

論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為莽卓篡逆汗神器以亂齊
民自賈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微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

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
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厲

階或附凶沴以結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
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頤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

以經術為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
始元延之閒天地之青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

悔懼天變而未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為
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

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
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晦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

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少男於牀下
官子壻於近郡款款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使羣盜世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
逮至東都順桓之閒國統三絕胡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
冀席外戚之重資戾當國既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
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
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介然
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事百工正辭於朝雖冀之
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耶反狗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
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闍寺之
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撓鼎折之所由
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書張綱以卑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
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
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
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於完安之時則
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
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正然也方火熾焰焰以
燎原水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民於昏墊百代之下
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弒君之惡
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之作誠來世可
勝紀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亂大漢之
登庸清河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未易知也或

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鷺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聵者而相之
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咨或
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耶予因
隸古史且嗜春秋褒貶之學心所憤激因辨其所以然

宋馬景夷蜀口形勝論

秦蜀往來要道兩山關控斗絕出可以攻入

可以守實表裏之形勢也和尙原鳳之東境抵鳳翔不百里仙人
關興之東境距利州纔七駟自利抵劍閣百里而贏倘棄和尙原
而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得和尙原或自梁洋經
米倉山入巴閬或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或直攻仙人關勢
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動矣紹興間敵攻仙人關
而不能留者以糧不濟耳若使其治廢邑聚散民耕屯其間則得
吾地而可守入吾境而可留矣自南北講好中分關中之界如大
散仙人饒風武休皆我朝之界也而仙人關外又分左右兩道自
成州經天水縣出阜郊堡直抵秦州昔吳璘大軍從此而出地勢
平行因爲壕塹引水從橫名曰地網以遏敵衝自兩當縣直出鳳
州取大散關距和尚原纔咫尺敵嘗憑原下視
如蟻蛭故其勢難守所恃緩急有仙人關耳

明倪岳論西北備邊

往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亂加思蘭大
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一一三二

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甯寨安邊
定邊諸路轄於甯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
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
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
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
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
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得衣
食之原屢起盜心處於彼者得窟穴之固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
患不甯上廩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
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物私室且其
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
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者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
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
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廝養而骨委戰
塵血膏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卽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况
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
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且
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於彼有瀆天威之
喻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
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

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擣虛批亢兵家之
算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
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
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
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
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
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賚輕賚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
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
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
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
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
沮而邊儲所由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
山西河南之民輸輕賚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
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
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
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
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堡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
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而數背公以營私罔上
而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一二十四

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採之建白
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
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
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
易不知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於塞外以爲之助
然以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
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
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
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
糧奮武揚威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
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
擊乘危履險徼幸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
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互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
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
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
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翦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
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
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
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
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堵夫

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與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
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
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捄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
一唱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
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
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日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日
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
日明賞罰嚴閒謀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
食而紓 **趙時春馬政論** 墳典經史不絕書逮周始詳穆王征西戎
責以不享在今平涼之域而八駿皆是物也孝王命秦非養馬汧
渭大蕃息宣王中興比物閑則北至太原南平荆蠻大蒐鄭圃皆
以車馬之盛爲言秦烏贏谷量牛馬卽烏氏人而漢文景時阡陌
成羣六郡良家馳射是利馬援之邊郡田牧數年得畜產數萬唐
人養馬亦於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苜
蓿苜麥用牧奚三千官寮無幾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蓋合牧
而散畜之牧專其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雖尊
身本帝園生長北方貫歷牧事躬馳撫閱無點集追呼之擾科索
之煩順天因地馬畜滋殖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六十萬五
千六百有奇色別爲羣號稱雲錦地狹不容增置河西史贊其盛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圖傳至今夫豈有它術哉法簡而專誠而不二故也元宗旣以嫌
誅毛仲後遂以付安祿山祿山統北方三道又使兼掌京西牧馬
地旣隔越而職守難專重以匈奴叛逆覆用蹂踐唐室其餘存者
猶足以資肅宗之中興憲宗命張茂宗監牧茂宗不能遠略乃籍
汧隴民田人爭言其不便牧事遂廢唐亦喪亂由此言之人事得
失馬政盛衰益昭然矣自宋以來馬藏民間涇原爲邊重鎮日不
暇給然頗貿易蕃馬以給戰士金元悉從民牧兵興隨宜取用官
以無事皇朝遠稽周唐大振馬政自大將軍得李思齊李茂之騎
繼破王保保擄馬駝雜畜數十萬御史大夫丁玉涼公藍玉四征
西番部族悉服乃製金牌合符番人以馬充差朝廷以茶爲賚體
統正而名義嚴馬日蕃庶始置苑馬寺聯以監苑巡以御史日久
法弛宏治末年遂命都御史楊公一清董治之公振肅紀綱增置
官屬蒐括墾田益市民馬一時觀美然三年二駒其計利深矣數
年之後所利不補所費何哉豈非官多牧擾法煩弊生縉紳衣錦
難禦邊塞之風霜而肩輿騶從點集追呼非孕字重累之所能堪
乎且牧地十七萬七千餘頃養馬一萬四千餘匹牧軍才三千三
百餘人田重牧輕皮肉收銀三兩有奇公用銀三千餘兩責之三
千三百餘人物輕輸重每歲各入賀督監參謁不絕遷代歲月
繁促南北習俗異宜道路往來勞費牧人之不支如此州縣地不
踰二萬頃爲糧站徭二十餘萬輕重之相懸如彼嘉靖三十七年

平涼通判嘉定陳應詳舉籍平固以北皆為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為牧代之養馬償駒遂號二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為牧本自相閒安得齊一應詳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既少獲種馬日削責民市馬吏緣為奸民不堪命矣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今粗舉其大端云

國朝張澍人才論上

何古之人之才多也遺之大而不投之艱而能堪其恢恢乎游刃有餘綽綽乎展足不蹶是豈鹵

莽以將事徼倖以成功哉自其始不移於物不滑其真凡兵農禮樂工虞水火無不旭歷銳銀以求造乎其精而又養之以三物六行以固其根本是其所學者正而其德裕也學正則不為縱橫捭闔之術德裕則不為容悅思諛之行當其伏處衡茅不求聞達粥粥若無能者一旦膺徵聘而出典章若素諳政事若熟習舉而措之有旋乾轉坤之力而無雷振風動之迹天下晏然如委裘也卽或時事艱虞外患兵戎內變肘掖羣疑滿腹首施兩端而獨不動聲色鎮靜如常摧彊寇於談笑消讒謗於無形宗社苞桑茅檐鳧藻苦是者得不謂之才乎哉然其人固未嘗以才自銜也小心敬慎鞠躬盡瘁曰吾以奉吾職耳後之人歎羨而愛慕之以為才之兼於人也烏知其學之者為何事德之積於厥躬者一發而攸往咸利非臨事周章以襲取之者乎

人才論中

今之人豈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二十六

遂無其才哉然今人之所謂才大抵皆古人所謂不才者也以清釣名譽以接納獵爵位既而以容默固巢窟久之則兜詐鉗忌以箝人口泄泄然冀承平之久享也遑遑然惟貨利之是殖也他人之以才見者不惟不藻厲之則曰是好喜事是好貪功必抑塞之而後已是乃今人之才也或曰今之膺大名登臚仕者詎非才乎哉余曰是則然矣余嘗見其設施矣朝出一令曰某地有盜賊其添兵數名以防守究之未嘗造一士祇以數金月費糜之也究之未嘗獲一渠地方之報劫者置罔聞也凡若此者何也曰吾以盡吾職耳偶有水旱不思撫綏之道則曰此天災也今之民不良甚矣安可無天災以懲創之其理刑名也務欲脫凶人之罪曰死者長已矣生者吾脫之可以廣陰德其取人也以奔走為勤幹以夤緣為曉事以模糊為得體圓必如彈丸柔必如鞞而中才以下之人從風而靡皆潰爛於其中而莫之返稍有克自樹立見頭角者則挫折之困辱之甚且假事而罷斥之於是世乃無一才非無才也陰柔之氣蘊結既深則生為蠹蟲虺蛇狐狸種育既繁相與噬齧不至於滋害萬物而已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剛陽也

人才論下

夫古人之

才既不出於今世而今世之才又皆大遜乎古人然則天下之事將委諸此無才之人乎曰今之才不可於帖括時藝中求之也不

可於高談性命，中求之，不可於考據典故，家求之，或曰：然則今科第之人，皆無才之可取乎？曰：是不然。科第中未嘗無才也。其

人而果才也，未嘗不可作時菀，未嘗不可講性理，未嘗不可言考

據其人而不才也，則作時菀，為進身之階，講性理，為護身之符。言

考據為獵名之具耳。夫所謂才者，如深山大澤，蘊藉深厚，絕無崖

岸圭角之形，凝重不遷，靈珠在握，故其處無事也。若有事，處有

也。若無事，隨所值之地，而皆有以展布焉。不為威折，不為勢回。定

大疑決大難，如燭照龜卜之不爽，朝潮夕汐之必信，胸無城府，藏

百萬之甲兵，心有秤衡，平兩端之燕雀，是其識通達而無滯。其學

淹雅而不窮，故其才泛應而曲當也。彼故作喜怒，以市威權，廣布

耳目，以炫聰明，外假謙恭，以昭大度，偽為廉儉，以矜清名。謬託經

術，以示果斷，而且逢人言體，用到處說猛寬。若而人者，非惟不得

比於八元八凱，且流於四凶而

諸葛武侯治蜀尚嚴論 或問於張

不自知矣。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葛公治蜀，尚嚴乎？余曰：否。否。或愕然曰：諸葛公治蜀，尚嚴，前賢習

言之而子獨不然，其說安在？余曰：今之治蜀者，於豪右姦紳，不敢

過問，日取良弱而斃之。三木輒云：諸葛公治蜀，尚嚴乎？余曰：武鄉之治蜀

此說久矣。或又白然，則諸葛公治蜀，不尚嚴乎？余曰：武鄉之治蜀，

蓋嚴於吏而寬於民也。耳食者未窺公之作用，輒云尚嚴耳。不曾

觀國僑之治，鄭乎？焚載書，鑄刑書，火烈民畏，人以為是，為子產之猛。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治吏不治民賈子曰不治吏而治民莫之治也武鄉其知之矣何嘗嚴刑峻法毆益部之民而使之重足而立哉子產相鄭仲尼以爲仁以爲惠人又以此爲遺愛不謂之猛也吾於武鄉之治蜀也

不謂之嚴者以此况其言曰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白起長於攻戰不可以廣衆嗚呼不可即此以窺侯之以佚道使民乎

宋儒以侯學本申韓未純王道妄生瘡痍其見殆出桓彘武小史下

耶 **平襄侯姜伯約論** 當蜀漢之季郭瑒星實相亮告薨雲亭成鄉

姜侯才兼文武志立功名必存漢室深解兵意加以振國事之衰思慮精密諳西方之風俗招羽翼於羌胡豈非上以振國事之衰下

以訓武侯之遇哉遂乃出石營圍南安守狄道攻襄武李簡獻城徐質授首拔三縣之民破王經之衆當是時也鍾題蓄銳再練精

兵儻將士同心協力上邽吾知鄧艾之師必殲於葭谷何乃胡濟愆期坐失勛最敵人乘隙星散流離此固侯之所不及料者也既

而淮南騷動秦川空虛又復赴駱谷臻沈嶺軍長城駐芒水魏衆惶思賊將堅圍儻壽春之城少延數月侯相機制變挑戰攻瑕彼

守兵無多定能奏渭上之捷何乃艾暨子銷聲不應空令英雄用武無所此又侯之所不及料也迨至圍守胥立旋敗侯和以羈

旅之客抱疑危之心爲明哲之思避媒孽之害沓中種麥雖有儲胥而閻宇樹權且斂軍職斯固志士所椎心飲血時事之無可挽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合徒勞曲逆刺船六奇無益反令譙周書箋得稱識時之建文帝

君臣論

余常讀史至金川門失守而王鉞言高皇帝有遺誠既得

天心割漢似有定數不可以人力爭亦由聖祖不建青宮輔弼俾

作皇覺裔餘也又念少康逃竄終秉元圭宣王潛閭仍杖黃鉞五

年而天節反一旅而中興奏則忍辱圖存乘機觀變未始非識時

之俊傑撥亂之雄才方其成皇死沙場昭帝居涼瘠掩答鳴鏑戈

能長駕遠馭皋牢萬里之外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彊假令効勃蘇

頓庭威公泣血自能發勇氣於仲禮唱義聲於濟陽濮軍出荆門

即襄鄧可搖戈船下漢南即長江可據奮青邱之神劍返紫宮於

彝庚仁壽之鏡重明雲臺之仗復設握符闡珍當不其難或者謂

夏桀浮舟是為失位夷吾返國終辱先君故文叔受符不憚成帝

復生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也豈知惠王居櫟殺子頹而返都

襄王居鄭誅太叔以奠位伯者克定其難春秋不以為非况未虐

謗人翻同流彘未警蛾賊竟爾蒙塵反謂三靈改卜九廟弛縣豈

熏丹穴以求故君忠乃不足閉沙邱而餓主父事固有名與無如

斷鼈難期荒野永遯痕浸淫於枕席黃屋寄寓於團瓢不知晉

鄭之依疇為共和之計黃圖亦縣置之罔論毋亦諒精衛不能塞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海愚公不能移山遂甘心於瘴雨蠻煙罔筮夫貞風熾火哭連鸚

鵠寓公誰迎謠應豆田出帝不返雖亡國大夫不足與言事而千

秋直史何未書均房乎昔者彖蹢降泚水而容與杜宇禪開明而

遠放要皆榮遣松棟罔念萬國衣冠塵視玉軀何計三泉鳧雁乃

誦楞嚴而白髮蕭蕭敲梵磬而天門蕩蕩聖人寶失虛想早朝之

雅法王輪空尚戀茶毗之骨毋亦備嘗險阻精力銷亡魂將斷於

祖龍方思山鬼銜璧運已去於佛狸又恐帝犯實鹽思歸葬西山

故明廷自列乎至若痛哭之五十餘人從亡之二十二士沐雨櫛

風胼手胝足四十餘年亡其勞勤吟不動於龍蛇走自効夫牛馬

雖無仁傑之偉烈返金輪於廬陵亦有子家之孤忠奉馬鞍於楚

井所謂朱炎鑠石不靡蕭邱之木凝冰慘栗不凋款冬之花義悲

廣宗讓論

或諗於張子曰昔劉實以世多進趨

拜殿下而主臣者 廉遜道缺著崇讓論思以矯之其意

偉矣然蒙觀奔仁激義莫先伯夷而魏武譏其愚闇至德無名首

推泰伯而王充姍其刑餘謙克之道不其累與臆實聽熒願決所

守張子曰唯唯余聞之古諺曰終日讓路不枉百步終日讓畔不

失一段誠有味其言之也昔子產入陳賞辭六邑魯連救趙笑卻

千金當世獲嘉譽奕葉享令名豈不以讓為美德哉故釋之進鞿

漢世重名李愬服韃蔡人知禮謙遜之於風化何如也若以墨鞿

得國姬氏文身而妄生瘡痍是乃心規漢鼎欲學元公未幹父蠱
自埶仲弓者也其為齧理不足置齒或曰營平建謀不歸功於破
羌平原摧敵乃推美於進明議者之論有左有右將何所準以為
樹鵠余曰君子貴推誠以存理不可降已以狗世宜率心以敦謙
不宜匿情以同物昔張老辭卿不如魏絳相如為國屈於廉頗誠
審其幾也則是充國自守非同忌克將與碩膚比美矣真卿退遜
失於明喆殆與黃公同嗤矣或曰寵以梯既福乃胎菑彼叔子抗
表不拜南城郟惜資輕不赴大郡不過廩鬼瞰之思未必從鵠濡
之恥虞廷拜手不其邈與余曰管鮑窮餓分金二餅莢年決獄賜
牛一頭虞屬在萌庶尚敦德基吾觀鄭衰十謝三公恐傷和氣薛綜
固遜典選服其精心避賢者路此風未息固不獨穆子之讓韓起
子皮之聽國僑也或曰孫饒戒子受封寢邱承宮避世委捐禾黍
近於擅利鄰於獵名君子何則焉余曰不鹽肥沃之利者乃保世
之長策不辯疑似之嫌者又守身之良圖彼係伯種桑每開數尺
陳蹕移籓輒餘一丈况都君擇境周原讓畔而歷山尚有爭隈之
夫虞芮竟無閒田之棄乎或曰子之清論燭心英談溢目可謂扶
繩而辯循刻而語矣彼劉子分別賢否乃涉詭激留滯傾光思聞
通裁余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日月所以為七曜
先者以其虧闕也而執雌持下金人三緘之銘也知白守黑柱史
五千之指也今或以卑下為匡怯以亢厲為雄桀以退遜為污辱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三十

以上蓋為振拔或遇暴抗轉生怨恨是非焚濁訾毀煩興則福之
去也距脫既之來也茅靡是未游君子之國餐薰華之草也彼楊
魏忿狷葛相著甘戚之論殷許爭競郭璞占大壯之卦可知求勝
者逸岸之險路不爭者表應之要符矣若乃以屈為伸以退為進
又名法之含垢非聖賢之搗謙也故賢否明則讓不迷讓不迷則
禮有主矣倘使鍾會鄧艾無傾軋之謀循遜順之道則功名且延
於後嗣聲稱方著於簡

馬疏郭林宗論

林宗獎拔士人皆如所鑒
審矣而吾獨有感於待賈

淑一事賈淑者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
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
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
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
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嗚呼林宗恂恂
善導其殆聖人之存心也歟李膺范滂輩皆以疾惡若警罹於黨
禍而林宗獨免焉豈惟不為危言覈論已哉觀其於左原之斥猶
慰諭之且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是其欲與人同歸於善之
心戾夫且將為之感泣而又何頑之不可格耶自古鄉黨不
乏回心嚮善之士安得林宗誘掖之誠使有所成就也哉

謝康

樂論

吾觀康樂遊覽之作躋險造幽攀林企石攬江山之勝槩以
舒寫深雋之思若能遣外勢利而超然於物表者讀其詩未

嘗不想見其為人及讀宋史綜其生平出處始終而爽然也廬陵王義真嘗謂靈運空疏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嗚呼其信然耶夫康樂初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愛好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及其稱疾去職始甯有祖父墳墓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嵇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孔淳之王宏之等縱放爲娛著山居賦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精心放俗外殆有終焉之志既而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撰晉書尋遷侍中曰夕引見多賞遇甚厚竊觀古今才士困阨流離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者多矣如康樂者出典名郡入奉清流退則有田園亭沼之樂與遊則惠連爲之弟荀雍羊何爲之友而又遭人主愛才之殷優恤周全豈非千載獨隆之遇哉雖曰名輩才流應居機要而參時政然而循分皆可以展其才名位之微顯升沈厥有命焉不可強而致也豈其一不得志而遂恣意猖狂自軼於禮度之外揆以儒者出處之大節其有合也否耶使康樂斂其奢褊激之習束身禮法德能馭才其守郡也必有賢能之可紀其立朝也必有黼黻之嘉猷乃祖微管之勳庶幾可紹焉即不然高卧林泉優游終老亦不失爲一代之耆英則豈惟文章擅美江左歟奈何職業不復關懷而以穿池種竹之務驅迫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有官守者顧可如是乎至因父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三十一

祖之資生業甚厚居有湖山之盛足供游眺矣猶復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驚駭山谷求會嵇之回踵湖以爲田又求始甯之岷嶂湖以爲田何其縱也觀其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有曰寡慾不期勞卽事罕人功齋中讀書詩有曰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庶乎知足知止淡泊自守者矣孰意其徒託諸吟咏而行事乃大謬不然也孟顓嘗表其異志露板上言雖其夙構讐隙而橫恣驚擾咎有自取賴太祖知其誣不之罪復以爲臨川內史尚不覺悟而不自責其發石首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過矣晚乃執鄭望生遂有逆志發自趙欽罹害廣州其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又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嗚呼謝已仕宋矣何猶自託於子房龔勝輩乎且其初去郡詩云卽是羲唐化獲我擊壤情何其前後意見之顛倒也自古文人類不護細行彼康樂者豈特細行不護云爾哉惜夫

王權致柏子俊孝廉論甘肅事宜狀

蓋聞訴急痛護云爾哉惜夫

急計者無支語今甘肅之事方急然非不可救也稍緩之則竟不可救矣吾大府於甘肅豈其忍姑緩哉蓋將次第及之也然譬之於奕舉一子而制一方者力也舉一子而動全局者勢也用力則因近及遠得勢則舉遠知近况邠涇之與秦鞏非果遼遠不相逮者竊嘗中夜起坐爲我軍思自近舉遠之方得救急五事宣之不敢闕之不能適承虛懷下訪謹繕寫呈上可否轉達大府稍備節

采惟大君子裁正焉一日措置客軍甘肅客軍舊分三路東路屯甯夏西路屯涼州肅州皆重地也未可輕議更動南路之剿狄河者則有黃軍傅軍王軍梅軍彭軍善軍黃軍門驍果善戰狄道之役功無與竝傅軍強盛冠諸部王軍嚴整屹然能自樹立亦其亞也然自洮濱失利一朝棄地三百里黃軍北趨省餘皆東駐隴甯漳岷伏秦等州縣徬徨瞻顧無所歸向專俟爵帥號令爲進止蓋畏爵帥之威稜懼其深治前罪又度穆將軍之不能馭羣雄望爵帥棄瑕錄用也延頸東盼久之而不見省彼舡舫望自弛或更別生猜疑後患有不堪設想者夫聚四五萬驕悍弁卒坐食隴上一隅股民引寇曠日墮功主帥於此安得晏然不爲之所乎哉今宜因羣帥之敗衄激令圖新別兵力之堅瑕更定取舍選一二大員名將賈爵帥手札馳赴各軍勞問而策勵之因覘其紀律察其勇怯擇其精強之軍厚給糧餉使合范銘所部黑勇復取狄道據洮西以規河州其脆弱無實用者亦爲隨宜安插或令還鎮甯夏或令防護省城或令壁安定紅土窰等處以通秦蘭驛路如此措置則勇者得壹意進取怯者亦各守分地饋運減而軍心定爵帥再撥所部雄師迅出秦鞏間與之合勢并力竊意狄河之下不必待帥節度隴也卽或未能賊亦必斂而自顧秦鞏之民稍得息肩定喘爲將來供億大軍之地較之縱敗兵擾腹地民亦困而賊亦東者利害殆相懸矣一日措置黑勇黑勇者狄河之壯士復讐之師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也軍興既久南路之難民入焉拔出之隨教入焉故其人最衆其怨最深其戰最力其擾民亦最甚穆帥以權術縻之實不相中也黑勇亦窺穆帥之意知其見猜也是以忽前忽卻忽奮忽頹迄無必戰之志亦無卓著之功今宜遣親信大員前往慰勞因而擇汰其軍取其尤健壯者仍歸范銘統帶協同黃傳諸軍進取狄河餘皆留之官堡狄道開屯種殖田主能自歸業者亦聽偕往一年之後輓輸可以全省計自田卒外戰士尚不下一二萬其力猶足以助官軍擣寇穴功當倍於客軍若棄而不收其人將分散搶掠是又益一賊也一日措置土軍隴上民風古稱勁悍自回變以來束於官禁爍於逆燄奄奄然鮮復能自振矣今其糾結甚衆不可復散者隆靜間有剛勇甯人張貴統之延慶間有高勇慶陽人高某統之皆外拒賊內抗官久之遂劫糧攻堡與土匪無異然原其始則固良民起於團練者也其善戰皆不如黑勇然高軍多馬隊賊皆憚其衝突張軍廣納逋逃鷹聚至數萬人棄之則賊也用之則兵也人衆食繁勢又不能盡用也則莫如精擇而半用之取高軍之馬隊張軍之精卒立營編伍使爲大軍嚮導其餘皆令受田屯種以高部佃環慶以張部佃隆靜鹽茶比諸招羸之民墾久荒之士者膽力差可倚仗一曰措置回民始終不叛者秦州徽縣之回是也始則脅從繼而歸順者固原之回是也旣爲逆復受撫者甯夏靈州清水之回是也其強弱善惡不同總之

皆不當議剿今宜分遣員弁持論安輯令其勉輸軍糧以自明効
順之誠卽馬化龍之桀黠難保終無異志然在彼尙未有逆舉在
我亦何暇深求但能輸糧助軍卽可羈縻勿絕若果抗令不輸固
應移師殄除以絕後顧之憂否則甯姑舍之而專剿奔竄之陝賊
負隅之河回庶幾用力少而收功較速一曰措置兵糧甘肅兵糧
出自民供者累年矣秦鞏二郡屬縣率按正賦派麩每正賦糧一
升外輸麩四五觔或至六七觔計其直已十倍正賦而猶未止敲
骨椎髓無能爲繼督糧惡弁挾兵威以剝取之斬刈百姓若草木
然今歲兵勇敗而東下賊亦尾之偕來蹂躪殺掠耕稼失時若仍
全數責輸必至驅民爲盜蒙爵帥精選前敵各軍分別留散軍食
旣減民力似可漸紓宜遂撤退督糧惡弁裁減各縣麩觔之半倘
所輸不敷軍食但飭糧臺撥銀一二十萬兩就地糴填則貧富皆
慶更生不惟仁聲遠播且爲國
家預遏亂萌所損者少所全實多
任其昌六國論
昔之論六國者
兵不利戰不善弊在割地而賂秦吾則曰六國之亡不在割地賂
秦弊在一割之後卒無自強之策迄至再割屢割而國因以亡夫
天下之勢有彼此則有戰爭有戰爭則有勝負有勝負則有強弱
強弱之故皆人爲之也秦可以禍六國六國卽可以禍秦胡爲秦
不割地賂六國六國必割地而賂秦也哉且割地之事六國豈得
已焉耶西兵四出日月以繼一戰而兵將亡再戰而城邑破三戰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三十三

而國都圍矣當此之時內無背城借一之力外無虻蟬子之援
惟割地賂之尙可以緩死而圖存故夫以割地賈六國得半之說
也若夫我地有盡秦欲無馱六國之人蓋亦知之趙孝成王謂樓
緩曰信如子講矣子能必秦兵之不再出耶允哉斯言割地之難
繼豈得謂六國皆夢夢耶而吾獨怪其一割之後知有再割矣再
割之後知有盡割矣而卒不能爲不割之計也試掬言之白起破
鄢郢燒夷陵楚之爲楚自若也王齕圍上黨甘茂取宜陽韓之爲
韓自若也長平之敗河西之獻趙魏之爲趙魏自若也乘其斃者獨
安亡而不圖存當時卽無秦草澤之中亦當有起而乘其斃者獨
割地之爲失策哉且六國於秦其初非甚相懸也秦曰孜孜焉以
富國強兵爲策六國曰孜孜焉以蠹國疲民爲事六國合秦間之
離六國離秦喉之攻秦人來六國以懼秦人去六國以喜譬之於
物也有靈蠢之分譬之於人也生有死之別夫如是則安得不亡
獨割地之爲失策哉或曰惜也六國之怯也簡甲厲兵與秦人爭
一旦之命疆場之事豈有常焉而何必割地吾則曰六國之割地
皆戰之由也兵一出而敗將一出而虜於是秦人乘其屢勝之威
以行其恐喝之計曰賂我舍女不然滅矣六國之人震讐惕息
或效五城焉或效十城焉拱手而奉之猶懼秦人之不我受也非
戰之故何以至此或曰六國嘗行之矣而其不至於割地惜乎其不
此也吾則曰此計六國嘗行之矣而其不至於割地者如故也何

也合從之事必有一人焉提絜而左右之惟我所欲爲使五國者不敢生異端於其間而後可以相率而擯秦彼六國之君地醜德齊者也六國之臣挾詐懷姦者也朝而講夕背之矣夕而盟旦違之矣如六國之爲六國割地則其亡也速合從則其亡也遲終亦必亡而已矣庸獨愈乎然則必何若而後可曰自強而已政教修則國本固民心得則國勢張秦人競可以敵秦秦人怠卽可以滅秦矣如是則何至於割地卽割亦不過一割而已何至再割屢割以訖於亡也後之人審宴安之醜毒知殷鑒之不遠無事之時勿爲昏惰庸弱使人得吾隙而乘之卽不幸有事亦當勵精更始有以挽回於其後不然因循苟且冀幸無事吾恐其爲六國之續也

齊威王論 甚哉爲國之不可不知其本也獨居而遠念曰吾如是則可以戰如是則可以守如是則強者服如是則弱者朝未有能中者也國之所以爲成敗內外而已內憂者外侮之也內治者外攘之階也如射焉千鈞之弩百石之弓后羿省括養叔發機志於破其的而已矣如堂焉高逾十尋深度九筵戶闔在前洞霽居後期於至其階而已矣去吾之的而成吾之階則射者將棄矢於無何有之鄉而升堂者不過一舉足之勞故曰爲國者不可不知其本也於六國得三人焉魏文燕昭而莫盛於齊之威王威王之初沈湎於酒怠荒政理燕趙魏宋共伐之土地日削國已不振一旦烹阿大夫封卽墨大夫國內大治奮兵四出五國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震懼反其侵地而入朝於齊嗟彼及於國之成敗誠有本以馭之者哉夫阿大夫一人耳卽墨大夫一人耳烹阿大夫一人耳必不忍兵卽強何耶國之中必不樂爲卽墨大夫者阿大夫可以爲卽墨大夫者阿大夫無數人阿大夫烹凡爲阿大夫者懼矣卽墨大夫封凡爲卽墨大夫者勸矣卽墨大夫爲阿大夫者勸矣凡不爲卽墨大夫者懼矣一日之中布賞如風雨行罰若雷霆有功者踊躍有罪者惕息賢者從容而舒其心膂而不肖者亦愧悔而勉爲善良能者抵掌以試其才猷而庸懦者亦摩厲而欲有以自効上下交警吏民安業出而整旅則酬恩者洞胷臆之誠求庸者竭肝腦之用甲冑生心旌旗變色鬪氣百倍平吞敵壘五國雖倔強豈其趨害避利故攬不可犯之鋒哉蓋國家承久安之業其人材非盡闇沒而不出也其祖宗之法度綱紀非必漸滅而毀棄也媮安之久積爲頹靡謗譽失實升黜乖方國皆牟利之人朝無任事之士敵人日伺於其側自非病狂失志未有不乘勢侵陵者矣誠探其本而謀之賞必公誅必果賢俊彙征庸猾距脫廢者朋興釐者蹶起兆姓向風六服震讟斯所謂式於廟堂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者乎夫人之疾也淫晦搖其精蠱毒食其形濁陰凸衝清陽凹陷風雨寒暑入之則且爲厥逆爲痺爲瘰癧爲蝮蛇蠱蠱亦且收肉骨豐扁倉之術不惟玉札丹砂可以長年卽蝮蛇蠱蠱亦且收肉骨豐

肌之效矣然則如威王之烹之封誠有不可少者耶夫魏文侯事
賢敬士布漢鄰國則韓趙懷其德燕昭王求才雪恥故能以敗亡
之餘舉強萬乘之齊而威王於積衰之後勃焉崛起富強之業延
及子孫故潛王以淫暴恣睢之身猶能與秦人西向而爭帝惜乎
六國之君之承其後者類淹淹莫克自振也語曰力田必有豐年
言勤人者必有得於天也又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贏於己者
隨所向無不如志也後之人知自強之策在內不在外威王之興
亦當時得失之林矣不然本之不圖一切之計非吾之所敢知也

趙武靈王論

為國不恃兵乎披其枝蠹其心暴不可長也兵不需器用乎

張空拳冒白刃是往遺敵禽也兵獨需用乎棄堅甲曳長戟或
反借寇兵也蓋兵者國之一事也器者兵之一事也國以兵為主
計其計不全兵以器為遠謀厥謀不臧嘗讀戰國策見趙武靈王
胡服騎射欲以強國而威翟不禁慨然太息也夫事有可恃有不
可恃有可必有不可不必以吾之強乘敵之弱此不可恃者也善用
吾之強而使其終強不可弱此可恃者也吾欲求勝而冀敵之常
敗此不可必者也為吾之不敗而使敵終不能勝此可必者也當
時之趙未為秦衄所患翟而已以趙之強信能得長策而用之縱
不能一舉滅翟翟之不能為吾患也決矣而乃為騎射夫騎射翟
之長技也吾別無以為勝翟之方而欲與彼角素習之技縱吾之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三十五

馬可以驀濶而越谷吾之矢可以貫胸而穿札不過與彼相肖而
已夫吾之於翟求其相勝也非求其相肖也求為相勝而其計僅
出於相肖其為勝也已左若更不能肖其求勝也愈遠是尙得謂
之知本哉且兵亦有本彼又烏乎知之兵法曰兵不可用以其將
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君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兵之
大要斯言盡之矣若夫五兵之用則亦豈一端而已兵法曰山林
積石車騎二不當一平地淺草兩陣相近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簫
下短兵百不當一平地淺草兩陣相近劍楯三不當一藿葦竹簫
枝葉茂接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隘相薄弓弩三不當一士
不練卒不習起居動靜與金鼓相失百不當十然則占天時視地
利君選將將習兵四者蓋闕一不可今不此之講徒曰吾騎良吾
射精即可以無敵於天下夫誰信之且趙之後事可徵已廉頗戰
鄙而破燕趙奢戰闕於而勝秦趙括戰長平而國幾不守李牧走
桓騎拒王翦楊端和秦人不敢進趙蔥代之而國隨以亡夫非同
是趙國騎射之士乎哉而成敗相反何也然則國之本計可知已
立不敗之基操難敗之勢而國本固矣用必勝之將簡常勝之兵
而兵計成矣不言騎射騎射不在其中乎夫見眉睫之近者不足
與語河岳之觀聽蠅虻之細者不足與辨雷霆之響為苟且之計
者貪猾昏妄日引月長衰隙一啟敵患乘之固已朝不謀夕委命

於天矣乃見敵人一機械之巧一技藝之精悍然爲之而不知其
無補於國是抑獨何哉嗟乎趙武靈王不足責已今古一轍汶汶
者終莫之段頽論漢靈帝建甯元年先零東羌降復叛破羌將軍
悟也悲夫

段頽論

復動因決計誅之前後二年追奔數千里凡百八十戰東羌平論

曰天下盜賊之起其初豈皆不可制者哉必縱之而其禍遂極於
不可止養之而其根遂成於不可拔是有情焉有勢焉惟知勇具
備者能知明而處當庸且妄者不能也蓋不逞之徒之能烏合而
麋集也其中必有聰明才力遠出於十百庸衆之人構扇而驅率
之乃敢起而與天下爲難及其攻劫既久接戰既多凡吾將之勇
也怯也吾陣之堅也瑕也吾餉之或盈或絀吾師之可繼不可繼
悉數而周知之而後徐出其狡猾之謀以制其進退伸縮之方無
有便可乘則驅其醜類四出焚掠小出則小獲大出則大獲所向
弗利則退據巢窟屯守險要陰挾其難剋之勢陽飾爲讐服之形
而求撫之說出焉當此之時有智者見之必曰彼其衆尙聚而未
散也其財尙積而未潰也是殆嘗我也吾嚴吾備無貽後憂有勇
者任之必曰彼其衆尙聚而未散也其財尙積而未潰也是姑緩
我也吾警吾軍毋彈大勞而妄庸者則曰賊可撫吾撫之而已嗟
乎天子宵旰於上百姓流亡於下日屯數十萬之兵月費數百萬
之餉寘設矣而虎豹歸嗥於山澤網結矣而鴟梟安噪於林木此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三二十六

何爲者哉夫不知而爲之妄也知之而姑爲庸也蓋嘗聞其言而
得其術矣曰山林險阻千里綿延擊東則竄西擊西則竄東往來
奔馳如捕風捉影此賊之不可盡者一也殲厥渠魁爲賊之合於
一者言之耳若蠡蟻屯聚各有所主輕肆誅戮必驚猜而愈固吾
以大度包之使彼此相召率則惠行而威亦立矣此賊之不可盡
者二也一州軍興天下騷動不日不月旋凱無時今我已罷幸賊
亦敝乘其敝而柔之與夫窮年攻擊巧拙相懸此賊之不可盡者
三也軍興既久野無所略畏死求生人情不遠若赦而不誅豈敢
復動縱有不然我張吾三軍以挾之再需數年必復本業此賊之
不可盡者四也嗟夫嗟夫凡若此言使天下皆妄者庸者則信可
欺矣夫山川綿互地有常形遇奔突可分兵截之逢險阻可用奇
勝之且兩軍相持安所得束手就斃者始適吾意耶成師以出藉
口於此此之謂庸閭左細民欺天稱亂爲其渠率罪豈容誅果能
焚巢而熏窟豈畏其驚猜而致死威既不行惠於何有救火以薪
此之謂妄將帥之命原爲討逆曠日引年職誰之咎今我雖罷賊
亦信敝軍威一振易似摧枯合天下之全力誅將亡之連寇舍曰
不能又爲之辭此之謂庸收納凶醜萬千爲羣橐弓坐稍不可嚮
邇三軍固壘未鬪而乏夫戰之與防勞費正等今分防必遲之
數年決戰可望剋於一旦如謂戰不必勝則撫上之豈能安利害甚明
乖謬至此此之謂妄且人之不敢爲亂者畏上之殺之滅之耳今

也攻城屠邑怨深人鬼議款之使日趨其庭是使已爲賊者安爲
賊之樂而戀而不忘未爲賊者慕爲賊之利而歆而思動矣留已
往之患啓方來之憂褻朝廷之威傷善良之氣塗飾耳目任賊穿
鼻妄庸人之臨大事其術固如此耶夫妄而不庸猶望其晚蓋也
庸而不妄猶望其改轍也庸且妄吾斯無望矣又况一二妄庸人
爲之數十妄庸人輔之百千妄庸人復從而和之乎自漢以來盜
賊之禍何時蔑有有國者毋使妄庸
荀彧論 客有問於余曰荀文
人得售其術段熲之事足以觀矣
策擒呂布破袁紹事前言案之事後如燭照而數計也斯所謂
運籌帷幄制勝千里者乎逮曹氏不臣端兆始露慨然以身殉之
故裴松之許其志行義立范蔚宗謂之殺身成仁獨陳壽著評以
爲機鑒先識未充其志豈謂其協規魏室跡涉獎篡死不足塞乎
夫始而伏順終焉自取原非人情所能逆料卒之忠言見猜飲藥
致命其志亦可謂矚然矣陳氏云爾母乃未之思乎對曰吾子高
視文若之才吾無閒然矣必以其死爲取義成仁則有可議焉何
也凡人綜其生平而已當夫漢帝東旋移都於許劉氏之爲天子
不過擁虛名抱空質耳奉公之臣百不得一附勢之士十有其九
較之董卓之恣睢長安其事勢愈爲岌岌劉氏之必亡曹氏之必
興行道之人蓋皆知之文若於時竭智力料敵決策其偉績已
見於天下矣而扶獎公朝摧折私室之計曾未少聞焉夫事之成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

三十七

也有機物之腐也有漸文若富漢之祿寵漢之爵二十餘年視其
君之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取義成仁乃若此乎且曹操之
臣與不臣正不在進爵與不進爵也有非常之功者當受非常之
賞曹操手定中夏埽滅凶強令其心不圖篡盜此區區者誠不足
以酬其勞矣董昭當時之議未嘗不以此爲辭而文若必斷斷然
爭之豈以漢家爵賞不過通侯王莽安漢之號實爲移祚之階耶
夫操之不能爲漢臣果自今日始哉輔翼數十年而其勢遂成勢
已成而姑按抑之縱操能聽其無救於漢猶如故也如樹木然自
萌蘖而拱把而合抱而蔽日參天斧斤已無可如何始偃之以手
揚揚然號於人曰吾懼其滋長也夫孰信之哉文若苟以操爲良
臣謂董昭之因而納於邪也則是愚人而已愚人不知義亦不求
仁謂爲取義成仁斯愈遠矣至於陳氏之論則實有未知文若者
而非如吾子之所云也陳氏之意蓋謂文若志在匡國無階可倚
見操雄才以爲可共功名及夫羣雄漸滅逆跡遂顯文若於此進
無以扶劉氏傾敗之基退無以免後世譎議之口泯然一死賈志
莫伸殆深爲文若之識鑒致惜也吾謂文若之志本無可充而其
機鑒先識卒亦未可輕議也董卓造亂列郡兵爭曹操在其間蓋
微而微者文若舍強就弱謀合計從卒爲曹氏建不世之績此其
機鑒先識誠有大過人者夫於風塵乍見之頃能知人之才而傾
身助之共事數年之久尚不知人之風塵乍見之頃能知人之才而傾

者豈宜如此文若之志蓋在立功不在存漢故曰其志本無充也
陳氏之論亦所謂經其大輒未嘗得其竅卻者矣客日信如子言
文若當幸漢之亡爲魏佐命矣其正諫而至於死夫何爲耶日文
若蓋用智而以智敗者也其爲此以爲名也而不意其死也曹操
內懷莽卓之心外託伊周之名觀其作令力暴忠節欲以漢征西
將軍表其墓門則其平昔握手論心促膝密語概可知矣操之不
及身而篡文若蓋深喻之又其能篡與否初不繫夫魏公之封董
昭之議文若以爲操必不從卽從矣聞親近之言亦當爽然而止
且其年歲與操相若操若壽終己亦垂盡身後之事誰復知之全
己之名並可以全操之名初不料其竟以此見殺也嗟乎失足權
門終始一意才智之士之苟於功名者類然而文若以詐御詐以
奸嘗奸求名反至於殺身亦可哀也夫夫義之取類也精而仁之
爲道也大吾誠未知其何如至於處亂世接亂人無急功之心者
始無失身之悔有立節之志者必無助惡之傷文若蓋兩失之心者
乎布衣躬耕不求
聞達彼何人哉

書

漢李陵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論書

三十八

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
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睹但見異類韞毳幙
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元冰邊
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
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
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
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
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
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
刺心以自明勿到以見志顧國家于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
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
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忤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
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
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裏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
天漢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
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逐北滅迹掃塵斬其梟帥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
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
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十然猶扶乘創痛

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
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寸鐵猶復徒手
奮呼爭爲登先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
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
皇帝以三十萬衆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
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
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
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
前書之言報恩于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
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
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
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蒯醢錯受戮周魏
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
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
軍徒失貴臣之意勿身絕域之表此忠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
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
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漠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
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三十九

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
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
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
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
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
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
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
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
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
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允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
愛時因北風復惠

竇融與隗囂書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
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

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于國無疑之誠于斯有效融
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于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恚之間改節
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
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于此融竊痛之
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
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強禦恃
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
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于衆何如棄子微功于義何如且初事本

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邱墟生人轉于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尙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爲酸鼻庸人且猶不忍况仁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王遵諫隗囂書
愚聞爲國者慎器與慎重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他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况承王命藉重質而犯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

鄭興說止隗囂稱

王書
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讐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日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烈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

可乎惟將
馬援與囂將楊廣書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軍察之

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耶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

義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
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
此必不負約援不
得久留願急賜報
王遵與牛邯書
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於時周

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
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
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
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
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存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
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
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
阨當軍衝視其形勢如何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
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仗劍以歸漢去
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
斷之有識
梁商勅子書
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噲玉匣珠貝之屬何
參之有識
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
邊境不甯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
斂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即葬
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
秦嘉與妻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書 不能養志當給郡使隨俗順時僂俛當去知所苦故耳未有瘳
損想念悒悒勞心無已當涉遠路趨走風塵非志所慕慘慘少

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願意有遲遲
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自力
徐淑答夫秦嘉書
屈

圭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浩然之業亦是仲
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

盡行有伴例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
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冽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
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

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
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
嘉重報妻

書 車還空返甚失所望兼敘遠別恨甚愛之情顧有悵然閒得此鏡
既明且好形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寶釵一

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自所彈也明鏡可以鑑
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以娛耳
妻又報嘉書
惠

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慙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
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

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髮鬢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
馥身喻以明鏡鑑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

班婕妤好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鑑尚待君還未奉光輝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段頌書

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

張奐與

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孤魂相託若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毛髮之勞而欲求人邱山之用此溘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葬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黨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冤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為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

皇甫規追謝趙壹書

蹉跌不憐便為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

懷風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更不道屈尊門下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緩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有夙心甯當慢傲加於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

趙壹報皇甫規書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汗流竟趾

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一

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情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于天不尤于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兄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動膝炙雲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規永以自慰

晉前涼張天錫徵郭瑀書

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

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傅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宏故也况今九服分為狄場二都盡為戎穴天子鄙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

西涼李暲勸諸子書

吾負荷艱難甯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綬鶴企先生乃眷下國

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亮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身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孔周之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

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

宋荊州刺史豫章王嶷與楊廣香書

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恆古今共

懷扶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文宏扇誘邊疆荒裸柏年今已梟禽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等領兵會於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舫劍道腹背飄騰表裏震驚文宏容納叛戾專為淵藪外侮皇威內陵國族君奕世忠款深識理順想即起義應接大軍共為犄角討滅烏奴剋建勤忠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權百族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無傷痍之弊况蕞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威除難剿寇豈俟召集但以翦伐萌菌弗勞供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寶步出魏興分軍沂墊江俱會晉壽

隋皇甫績遺顧子元書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弃

沙張騫所不至元漢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蔥嶺之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二

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敝之俗作虛僞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唐獨孤郁上權德輿書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於舍人

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際眷意甚露郁瑣瑣鬱堙二年無聞摧頹折羽而不熹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隱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鎔錒卧於鉛鈍之下良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多遠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輩果無殊異不能移凡眼所擇况遇者良工巧治有識之目哉今禮部侍郎固亦國之良工巧治有識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直已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今之道尚光子之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熹也

子旦直有崒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襦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子矣何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實也必不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實也必不妹也必不利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妹也必利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况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烏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甚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積嗟無不至也其閒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爲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所以爲公不能甚力致使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契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爲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搖之有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日非我事也若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四

使一人日非我事也十人日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日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飾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日非我事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日非我事也又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己復往之道不幾乎息乎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不

宣郁 權德輿 荅獨孤 郁書

損四日書間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焉其於惠愛纖悉重厚甚

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家聲自振若建瓴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斲至而至者况以日日新又日日新之盛哉豫章珠璣鏤錙毛嫵終不慮隱之櫝之禕之帷之一人驚之亦已多矣豈與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已多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不能甚力今夫滔滔者或辯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緘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犇走爲津爲岐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豈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常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慙然無言喻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王仲淹謹修誠意奉書於夏國大王伏以先大

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不可不為大王一一陳之傳日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諸番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王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於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病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心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日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日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日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忻戴不血一刀受禪於周廣南荆湖四川有長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五

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馳漢地二年於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朝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入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變鄭人皆喜惟子產日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鄭國之禍卒如子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使統兵四十萬五路入界著為律日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強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於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

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怨曩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
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
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樞密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關於大
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眾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一也如眾多之情
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
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
下之怒不速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
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度闕朝廷每歲必有金帛之厚
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
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直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
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功上言請招致
番部首領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
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
有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
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
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
則上下同其美利否則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
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
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吳玠復金撒離喝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六

書撒離喝深服玠善用兵勢不能破則密遣通書百端間誘言金

國威德之盛公宜相時而動玠復書略曰夫華夷異域君臣
異分此天下大義古今常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披觀傳記數千
百年夷狄之亂中華與夫叛臣賊子稱兵犯上率不旋踵夷滅無
遺類者以其悖大義反常理神人憤疾天地不容也玠世為宋臣
食趙氏之祿孕子育孫於中原之地倘有二心天地鬼神實誅之
乃辱貽說使相時而動足下度玠豈苟得忘恥見
利忘義者耶一言之失駟馬莫及竊為足下惜之
王之望答朱紱

書國家息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參之一旦臨敵更

須堆垛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原丁劉
圈勝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州等處王四廂取
商虢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不聞先取山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
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如秦州治平之功得宣司問狀即時行下
魚關支散何嘗稍令闕誤兼魚關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滿府藏
不住關撥豈是無椿辦也顧生民膏血不容無功而得耳假令僕
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賜之外若無功効一錢豈
容妄得哉果有功豈容本所以不科敷而賞乎諸軍但務
立功無患賞給之不行也但管取足無問總所之科敷也
安丙

遺時相書

西和一面已收河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
堅兵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可若西和可守成

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建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為犄角又增補雞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築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秩防原尤為險絕紹興初州治於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皆前即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勝金坪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裡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為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

魏了翁遺安丙書

幕府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為有餘

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子孫寶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絕產首白契訐隱田伺當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

明楊繼盛獄中與超然書院諸生書

書院諸友文會下昔承雅愛隨具謝言想已達矣年來學業如

何幸勿蹉跎也有懷不盡外獄中作數十首附覽然予之志亦見於此矣

李滄上兵部奏罷西甯刺麻

寺之廝養軍書

伏以廟堂之謀誠非邊鄙武臣之所得預而所守之士之利弊不容默也國家修飾寺院尊崇刺麻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七

原借以羈縻羌戎故西甯屯堡各出民夫為刺麻寺族之廝養軍以備灑埽然西甯四周皆山而番僧寺族星羅碁布內賴天朝為養外恃強夷為援邊防嚴士馬強則內附求安邊防疏士馬弱則導夷內侵同心攜貳是刺麻一種邊庭之蠱非邊庭之藩也乃猶勞國家赤子為彼廝役非計之得也論者為示羈縻之意以伺察番情不知邊將誠得人則士歌馬騰戍邏嚴密不必羈縻而傾心內附不敢通夷矣何必以吾民為彼廝養而始為羈縻為伺察焉如武備不修聲息壅蔽則番將引夷內寇乘機肆掠退則冒功求賞又豈廝役之所能羈縻

王扶朱辭聘書

稽古明王立政先存大體君子觀人先詳大節

未有大節罔敦而聚以庸違謀面賁明揚側陋之典者於某日忽接該衛官徵聘檄內奉旨事件捧讀之餘不禁愧悚扶朱罪無赦禍及庭闈父母相繼而疾甯忍冒昧起程梯榮希世蔑三代以萬一今見丁父憂身攬殘疾甯忍冒昧起程梯榮希世蔑三代以來禮制傷人子事親之本也傳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設使扶朱遽釋齊衰欣膺組綬俯仰愧怍是未仕而先居不孝之名矣矧新主鼎建怙冒之恩筆於西土詎謂邊氓蝸角玷聖朝孝治天下之雅化其所關不亦大乎且也直指定疆土之初勞臣心血不徒在筆墨閒扶朱奔走宣猷兩無可取倘授之以政不達概責所舉之未公不幾以一人而塞天下登庸之路耶萬祈仁慈大執事

洞悉下情曲爲上達姑准數月終制三年是報劉之日短而致身之日長矜全之德被扶朱風厲之權遍海宇豈非政體之所在乎伏乞垂再辭聘書終制風化所關也懇懇未許猶有不得已之情鑒幸甚爲必不可緩之請望慈明電鑒聖人治天下取士貴乎必得廣業董之惟勤如使疲癯殘疾之夫而能克勤政事爲選舉光未之前聞今蒙新主側席求賢徵書徧布懸跂而思効力者如雲如雨敢有一介區區甘心化外委以扶朱苦塊憂虞中遭一漏疾血水淋漓已經半載條催檄又至且感且懼欲遵依就道性命未必瓦全欲請假徐程有司急如星火進退維谷真無地可以自安也幸聞直指先生按臨旌別清問正扶朱更生之日矣茲抱病匍匐臺階控懇苦楚再祈驗明眞僞俯准寬期待調理病痊之日星馳赴選庶居官無素餐之恥而延攬收得土之實國法人情雨全其便正平治養賢之一道耳伏乞垂憐萬幸

國朝楊應琚答李觀察論民兵書

歷代民兵之制唐澤潞留後李抱眞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

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宋開寶間發渭州平原藩源二縣民兵治城壕因立爲保毅軍弓箭手分鎮戍寨此其大略也要之民兵止可行之於有事之時俾之自爲藩衛與官兵相犄角以壯軍勢如天下承平既責之出賦稅以養兵豈可又使之習干戈以勞衆余親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八

見有民兵之州縣令其迎送上官修整鞬房以褫其能不知小民費日耗財其苦不可勝言矣惟西甯所屬之貴德所可行此法前明招募河州民四十八戶處之境內撥與地畝免其賦稅責以城守寓兵於農法良意美自國初至今覆露休息生齒繁盛昨親至其地三選其一勝兵得一千二百九十四人歷年所官多欲將田畝陞科裁去民兵按貴德一所僻在境外元時始立貴德州嗣仍沒於羌戎迨明洪武年征西將軍鄧愈收復設所千戶改名貴德其地環山帶河土肥饒有東西兩溪余率守令捐俸築渠教民引溉今村落相連樹木交蔭氣候較湟中溫和南由草地通西蜀松潘惟是逼近青海相距一堵土牆耳又有十族番人星居碁布雖蒙國家德化歸誠輸賦而獷悍之性剽劫之事猝有難除前人立法最爲近古凡沿邊衛所有可墾溉者尙宜徧而行之豈可貪彈丸黑子之賦稅而毀數百年已效之章程爰請督撫奏明仍依舊制以絕後官希冀并請將民兵分爲三哨設民千總三員把總八員給與官帶以統領之缺監司選補其器械撥鎮營所餘旗幟皆道府捐給農隙所官與營員公同訓練不得瑣屑致誤其業制曰可今民兵爭自濯磨步伐進止宛若軍容矣所謂世同居少同游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豈不勝於不耕之田畝之農民乎某故日惟貴德所可行此法也

袁枚致

吳松崖書

文人之所以生於世也天必與之使相悅介之使相通亦

甚遠矣以常情測之無幾相見無信可通此必然之勢也不意前

歲遼州王柏崖來作少尉讀其詩驚宦中有屈宋問其淵源云

得宗師於先生因此又得讀先生之詩新妙奇警奪人目光因憶

生平編纂詩話十五省中獨甘肅無詩如國風之遺吳越心常缺

然忽得先生以補之豈非周亞夫之兵從天而下哉聲應氣求天

之所相非偶然也柏崖近又以尊札及全集見示如飢十日而得

太牢窮晝夜舖啜之而不能即休焉所指數刻之字都已剗改虞

美人詩亦已補全惟所云新刻三詩人之詩只寄有二張而無許

鐵堂想封信時偶爾遺失耶又大集中見星樹蓉裳兩弟子俱得

廁名其後誠何幸也但未知蓉裳現官何方有信一函望為交付

又尊作有送星樹旋里詩何至今猶未歸來 吳鎮答袁簡齋書 暮

耶便中並希示知蒙賜阿遲粘絨雨纓謝 吳鎮答袁簡齋書 暮

之杪忽接瑤章萬里神交恍如覲面再披柏厓手札知履杖優游

興復不淺益為之欣慰也承惠駢體古文及遊山尺牘各種隨風

咳唾皆成珠玉諷誦之餘覺雲氣花香飛來紙上佩服佩服除夕

告存詩自嘲自譽亦狂亦達將來屬和成編豈非千秋佳話哉僕

少讀二氏之書頗費鑽研但今年七十二矣而晝夜之道總未了

然捧讀瑤章不覺怦怦心動敬和十章兼呈三稟以備推敲見大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四十九

敵怯而自以為惑理固然也惟高明嚴加去取改存三四首足矣

憶生當並世而把晤仍難白首相望未知明年各作何狀似此書

隔歲而始一達意者天或憐吾二贅而更留不盡之桑榆乎蓉裳

現任靈州知州寄書已到指日當有回音星樹久與周方伯同赴

安徽乃於明師處杳無音問殊可異也揣此佈候起居兼詢阿遲

學業及韻友霞裳若况霞裳若有報章僕當遙賦停雲不必形容

之入夢也臨穎情思惘惘與雁信俱 張澍與陳扈亭明府書 承示

南至於千秋事業則尺牘不能盡矣 賢侯之以經術飾治也佩服

縣志讀之詳略得宜具有鑒裁足以成完書如藝文志序云陳農

求遺書於天下高宗賞獻書於民間按謁者陳農求書係孝成帝

時而惠帝四年三月除挾書之律此云高宗漢時無高宗也宜作

宣宗又請旌獎節婦書云卷耳之章曰嗟我懷人遣使求賢而閔行

以為夫有惡疾而不去也按豐坊偽詩傳周人遣使求賢而閔行

役之艱勞之以卷耳偽詩說亦同荀子說卷耳亦與左氏合而

韓詩云芣苢傷夫惡疾也劉氏列女傳以芣苢為蔡人之妻之詩

向蓋宗魯詩者故與韓詩同說此以卷耳詩當之誤矣又云式微

之詩見擯於夫而執義不去故其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泥中按

偽詩傳詩說與毛詩同列女傳謂黎莊夫人與其母同作之詩

小序則謂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亦無見擯於夫之說當是谷

風之章而誤仞之又云大車之詩息夫人相約息君同死故其詩曰無思百憂不出於耿按僞詩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賦大車又大夫詩也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室家之詩也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即毛詩亦無息夫人相約之說惟列女傳有之然相約同死所記憶之誤又云中壘上列女之傳蔚宗作女史之箴按劉向列女傳不作烈載趙王遷之母倡也范蔚宗後漢書列女傳亦不過列女之傳云爾非一節而已至女史箴乃張茂先所載之故序云取其行高秀非止一節而已至女史箴乃張茂先所載之故序云取其蔚宗作誤甚凡此皆顯著經史不容差互以來彈射其他謬鑿正多均宜讎改也又令弟西北田事論云史遷導漳於節封馬援引流於兆濱按諸子史漢均言史起治漳西門豹亦治漳遷字誤節封字當改為鄴渠而馬援傳十一年拜隴西太守詔令遷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反舊邑奏為置長吏繕城郭援起塢候開導水田水經注云昔馬援為狄道開渠引水種稻杭而郡中樂業是伏波之引流自在金城狄道臨洮

答吳雲峰廣文書
力來得手一帶兆濱二字誤戾作洮河近之

任其地黃河如帶白草似駁赫連城荒元昊宮圯足下講藝之餘飲濁酒鼓雅琴登骨律之鎮詠什賁之詩致足樂也建羨奚如承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五十

問陸學使以黃河序課士即柯九思所纂否某按柯九思所纂乃河源志序非黃河序也元潘昂霄字景梁山東歷城人官翰林侍讀學士諡文僖世祖至元十七年從都實之弟闊闢出得其西溯河源至星宿海事纂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霄所志互有詳略元史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陶九成輯耕錄中載潘學柯九思序之末結銜云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閣柯為學士均誤平泉學使實

與程鶴樵方伯書

自藩條蒞甘故鄉

沿其謬而未之考也謹白

勞公事吏畏民懷弟為合省士庶慶幸以手加額六月旬載誦手書懇懇以地方利弊下問尤見不棄芻蕘之至意弟雖尙無知敢不竭其愚以為芹獻竊以為甘肅之所急莫大於興水利何也土地磽膾生產稀少一逢亢暘即患艱食哀鴻滿野良可悲慨說者每謂甘省泉源甚少河渠無多欲興水利殆有難者此未諳輿圖漫託讐言自安窳惰阻撓成功者也試以蘭州府屬言之皋蘭則有黃河水筍蘿水柳林溝五泉水阿千河黃峪溝水龍尾山渠古峯山渠狄道有洮水楊家莊渠何鄭家渠田家嘴金縣有龕谷水買子墨泉西甯有湟水浩亶河神濟河州有廣通河九眼泉漫灣渠雙成渠西川渠南川渠嘴頭塞渠靖遠有黃河祖厲

渠	黑	凌	樂	則	渠	有	泉	秦	六	渠	廣	西	渠	北	渠	府	之	頭	石	渠	昌	州	湖	沙	十	真	府	則	則	峪	浚	泉	川	峪	岔	雞	渠	水	河																	
党	河	渠	川	有	碧	紫	徽	州	渠	渠	牧	甯	靈	渠	渠	屬	十二	羊	羊	水	渠	渠	渠	渠	四	甯	屬	有	有	水	谷	岷	新	舊	河	峽	渠	渭	楊																	
河	分	豐	壩	黃	雲	水	縣	則	渠	崖	紅	甯	州	勝	大	屬	壩	壩	壩	水	水	水	渠	渠	渠	渠	渠	有	有	水	州	州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通	渠	稔	觀	羊	渠	北	有	有	渠	子	崖	屬	則	水	清	二	水	水	水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有	有	水	州	州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裕	安	渠	音	場	復	谷	泉	赤	渠	渠	渠	之	有	順	夏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西	站	山	渠	古	河	河	峪	渠	吃	渠	西	渠	水	羅	大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永	州	家	壩	沙	渠	西	兩	冰	渠	塢	渠	甯	渠	渠	縣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豐	則	渠	暖	子	清	水	當	藉	渠	塢	渠	渠	渠	渠	則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有	永	水	壩	波	河	縣	渭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廣	蘇	賴	壩	兔	三	屬	嘉	屬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餘	河	屯	鉢	壩	關	縣	陵	縣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大	有	田	治	渠	甘	有	秦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有	渠	回	西	渠	通	棠	東	安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昌	民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馬	河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河	四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四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赤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斤	道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所	溝	定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四	溝	甯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渠	二	渠	納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凡此皆顯著河流泉水或為古昔開濶又經後人疏通者或有官
司主管亦有農戶經理者儻一一決其堙濬其洫導其流修其防
則赤鹵之地可為膏壤矣閣下以民生為念宜有以厚其生必先
之謀其生庶不慮雨澤之愆期灌溉之無術也嘗見南方農人此
山之水以筭通於他山低岸之水羃石激於高岸事在勉為功可
立獲閣下其財擇之督有司速行之邊裔之民從此果腹頌鮮于
侁為福星者必
上那繹堂制軍師書
十一月之初五日澍解館叩
移之於閣下矣

門行一日見塗間多有窮民攜老扶幼而西去者至莊浪道中則
益多時值大雪朔風淒緊車中人擁裘坐肌尚起粟見有以雙籠
盛男女擔之者又有以肩荷兒女瘁瘵者又有老翁媪蹙蹙於沙
泥間者又有小婦女織足不能行拄杖依枯樹憩間有舉止安雅
如士夫家容狀者而鵠形鳩面敝衣藍縷乞勺者甚多或埽落
葉枯枝支釜石上作炊或探囊取乾糲持斧鑿冰和咽之亦或枕
襪被酣睡又或嘆息哽咽如不自勝無虞數十百也澍下車問之
爾等係何縣人將往何所何為艱苦至此則羣焉垂涕曰吾等皆
為賑所累無以為生棄其田土房屋往甘涼諸處乞食以保餘生
也言之淚漉漉下澍又問日賑所以救饑何反受累一老者攘袂
言曰今年之賑大與往時不同曩來地方有災本縣官查明戶口
報之省即領銀依邨莊遠近散之民藉以餬口然尚有餓死者今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五十二

總督以州縣官之報為浮冒不足信則遣佐貳覆查之又不信則
遣候補州縣覆查之又信則遣府道覆查之吾儕屢奉差喚赴
城守候訊問飲食之費或數百或千餘又數次出票錢或一二千
文不等意謂領賑多可以補償及至散銀則大口給錢百小口五
十於往返之用且不足又烏能資生耶澍乃嘆曰甚矣賑之累爾
等乃至此極也迨抵涼城滿衢皆餓莩街寺廟宇不能容復有衝
寒赴肅州安西州者澍竊念吾夫子胞與為懷以民之被旱又被
雹也急請帑金百萬兩且修城垣以工代賑是共為民謀者良
厚矣而民竟受累如此必承辦有司不能仰副德意因循稽延以
致老弱填死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也古人有言曰拯饑戒遲緩
戒拘文戒遺漏旨哉是言可謂知治水火緩則無濟又云救饑甯有宥
濫毋或遺漏旨哉是言可謂知治體矣澍目擊流離之狀恨家無
擔石徒傷悼而已兼以侍教多年知夫子之赤心為民必不忍見
民之違土去鄉洋洋出走也故敢以所見者呈諸左右祈哀愍之
而補救之
牛樹梅復原仲思書
甘省賊氛各處蠢動當事者以撫
不勝大願
得已無聊之極思耳平常無事之日各營兵丁求半餉而不得而
且征調四出每營所留之兵十無二三無兵無餉不得不講團練
然聚蚩蚩之氓使之荷戈殺賊聞風膽怯見影輒潰故團練之人
宜於守不宜於戰宜於戢土匪而不宜於當大敵宜於吶喊合圍

以助官軍之勢而變亂起心獨當一面且宜於飲恨既深見賊既慣之後而官軍之勢不宜於獨當一面且宜於飲恨既深見賊既慣戰何况鄉民且一言團練軍火器械不可無也旂幟號衣不可少也先行有行裝宿有宿備第一緊要要吃飯故曰人馬未動糧草先行此而不取諸民閒其將焉取近來實心辦團矢志殺賊者惟趙公與楊鳳山而已乃一言經費則怨一經敗衄則怨一顧此而失彼則又怨足下所聞皆鄉民無識之談耳故任勞者必任怨此自來辦事者之難也以甘省瘠薄之區似未嘗以享福太過干天譴而如此劫運真有搔首問天之歎現在漢中之賊分股北趨已陷略陽而撲徽縣而秦中回匪被剿又復紛紛西竄是吾省之禍如病加沈本省則無米難炊望鄉則將伯誰助以僕私計惟望陝事早完或可併力西向目前局勢恐尚無轉機耳

與林

遠村方伯書

公祖去甘以後備歷險夷而懇懇之念祇在甘民弟與甘人言及類能知之現雖事勢差池未遂所志而

一念精誠可以達天惟彼蒼蒼當有悔禍厭亂以慰仁人懷保之心者望之祝之上年蘭省之事後為袁方城御史所參款數皆如所聞自交左爵帥查辦以後遂無聲息想必有代為彌縫者自軍興以來天下劇寇皆南勇所掃蕩惟在甘省恐有不甚相宜者飲食不宜冷凍不宜跋山越嶺勞苦不宜現在金積堡既平移師河州水土尤惡想兵勇之不願去者必多以不願去之心何以鼓其

甘肅新通志

卷八十八

藝文志書

五十二

銳氣耶若參用本地之人如所云黑頭勇者其利有六飽粗糲冒霜雪越崖澗無所不耐與南勇正相反一也有父母兄弟妻子之仇有田園廬墓之戀二也照南勇給半餉即皆歡欣鼓舞而樂為用三也彼皆無歸之民收而為勇即不至散而為賊四也而且七八年來久征慣戰狄河一帶著有成效不煩招募不費操練五也河州地勢險惡有大東鄉者尤所憑依為窟巢此輩上年皆河州之人一邱一壑悉所素習設法用奇不至有意外之虞六也嘗謂其斷宜參用有時直可專用者此也惟芻蕘所見每多偏蔽不知尚有何

張煦致鄂督張香濤書

煦甯夏靈州人時任湘撫香濤名採否

文件詰湘撫煦覆書曰公自命為國家理學名臣才大望重當為海內所欽仰鄙人敢不敬服然而好大喜功惑於浸潤往往言不顧行病在才優於德無鎮靜工夫以致遇事張皇虎頭蛇尾言入即行既行復悔若再加以涵養庶可為完人至於楚人多謠原無足怪以八百里洞庭遙隔何能事事信之傳聞而公一耳聞之料以為實六百加緊文件一日數封殊堪驚駭迨開函捧讀迴非大臣經國之談均繫謠言無根之事連篇累牘真令人閱之應接不暇難以酬答弟服官四十餘年游至今職豈毫無知識耶皇上不以弟為不肖之臣尚假以重任公何不諒之甚也弟老矣求退不遑豈能竟日作書史與公爭筆墨之長短乎古之人耕則

問僕爨則問婢名有攸分事有專責公則憑空結撰以虛無縹緲之言責之巡撫未免不近人情之甚且傳言何地無之卽尊處亦復不少有人言公違衆議遽拆橋以通機器百姓攔阻者數百人公見事難成連夜賠修百姓始散公無面見城中百姓與他父老私往荊州市月方歸官民皆爲擾累者又有人言公之上房失火被焚什物書籍爲之一空見客之衣會客之地皆無存者又有人言武當事起公倉皇失措札調通省之兵據地爲自守計以致邊境空虛者又有人言公奏買機器動以帑數十萬金皆成廢物而藩庫爲之一空者又有人言公建兩湖書院大工未成遽移湖南學政送諸生肄業生等皆爲寒士行李川資多出告貸聞旣至鄂久候並無著落竟有無面歸家者諸如此類指不勝屈此皆好大喜功言不顧行之明證也弟姑聽之耳初未嘗一言奉聞公何好親細事此後刑名責之臬司吏治責之藩司公但督事成功而已至巡撫應辦之事弟當自行料理無煩過慮空言無補之書亦無煩再施則受賜多矣公若恃才傲物以勢陵人人縱甘而受之是豈海內君子所望於公者歟弟深願公爲良臣純臣不願公爲才臣能臣公再三思而審度之爲幸

